

武俠
名著

大俠狄龍子

遠
珠
樓
主



正氣書局印行

還珠樓主著

武俠
長篇

大俠狄龍子

第二集

今世宮集卷九
三點五九

正氣書局印行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十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五十五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十一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冊
還珠樓主：冷魂略	二冊全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冊全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冊全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冊全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四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冊全
還珠樓主：虎爪山正	一冊全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二冊
還珠樓主：蜀山前傳	一冊

正氣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版

武俠長篇 **大俠狄龍子** 第二集

定價實售全圖 四角七分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報掛號 國內 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 BGO

特約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蘇州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KIN KWOK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Y.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武俠
長篇

大俠狄龍子

第二集

還樓珠主著

前文沈煌，由少女手內，取過葫蘆，照那手伸向外平提之法一試，竟未提動，改用雙手去捧，僅得提起，也頗勉強吃力，這才知道，少女雖然年幼，看去那等文秀，却具有天生神力，不禁大驚，原來那葫蘆是個遍的，高約二尺，少女提在手上並不吃力，以爲身是男子，氣力終要強些，及至伸手一提，才知那葫蘆乃兩片純鋼合成，中有機簧，不用時可以摺疊，沈重非常，休說似少女那樣單臂平伸，懸空直提，連用雙手去捧，都覺費勁，心方驚奇，忽聽身後有人微笑，回頭一看，不禁驚喜交集，出於望外，原來那人正是黃橋廟所遇異人雷四先生，暗忖對方來路山徑，是條直路，左邊臨溪，右邊山亭危崖，上下壁立，先並未見人影，就這轉身霎眼之間，來人便到了身後，分開劍俠一流，由不得心生敬仰，忙急下拜，剛喊了一聲四先生，雷四一把抓住，不令下拜，笑道，你這娃兒，這沒出息，要找人家就自己找去，似這樣胆小害羞，受人悶氣，莫說你師父，連我也被你丟盡，還不快隨我走，說罷，不容答話，一手夾着沈煌，一手提着葫蘆，輕輕一躍，便到了山崖之上，剛一落地，便聽亭中有人笑道，四先生麼，雷四笑道，你這老不死的，八十歲還生女兒，已是可笑，又這樣嬌慣，未成年的閨女，任他

一人，滿處亂跑，虧你還追了來，莫非還怕受人欺侮不成，話未說完，少女已走將過來，雙手拉着雷四手膀，連推帶揉，滿面嬌嗔道，虧你還是四伯父呢，許久不見，見面連句好話都沒有，等我回家和媽去說，下次你來，再想吃那百年陳酒和糯米糕，看誰和你做去，雷四笑道，你媽不款待我這惡客，還有你的娘呢，他做菜和點心更好，難不對我這張饞嘴，少女氣道，娘更疼我，娘要知道四伯欺我，不生氣才怪，雷四笑道，如此說來，你媽面軟，連那陳酒糯米糕我也照樣能進嘴了，管他呢，到時我先吃飽再說，少女笑道，誰似你這樣厚臉皮，還是老長輩呢，也不害羞，亭中原坐着少女之父，已早起立，見老少二人拌嘴，在旁微笑，也未答話，及見二人說之不已，方笑喝道，三女不可無禮，隨對雷四道，老兄偌大年紀，專喜和孩子們鬧，也不問是什地方，有無生人在旁，他們娃兒家，知道什事，一個說話沒輕重，得罪了你老人家，叫我如何說法，雷四把小眼一翻，低喝道，胡說，誰怪他呢，要你多嘴，你那兩位夫人，連託了我好幾次，說你早該隨同衆弟兄入山，祇爲兒女情長，英雄志短，以前六個兒女，均已向平曠了，獨這八十歲末生嬌女，珍如草芥，尙無着落，年紀又輕，我雖想了一個主意，苦無機緣，好容易遇上一個，偏偏被別人收羅了去，雖然不能如我預計，到底也是萬一之選，爲此我還費了不少心機，暗中考查，越想越好，才尋了來，如嫌我多管閑事，我便不

問，由你自向兩位夫人交差如何，隨喚沈煌近前，指着父女二人說道：此是關中九俠中的八仙劍李均，和他第九嬌女明霞，因他老不收心，乃六十歲所娶新夫人的第三女，故此行三，比你祇大幾個月，叫他三姊好了，人家嫌我討厭，我們走罷，說時，沈煌見那李均，中等身材，書生打扮，胸前圍着一條絲縷，上插八口小金劍，看年紀不過四十五左右，如照雷四所說，八十始生明霞，少說也在九十三四，偏是那廝英俊爽朗，神態清奇，本心早想親近，難得又是雷四的至交，越發歡喜，不等話完，先就拜倒，及聽要走，心方不願，李均已一手拉起笑道，你莫聽四先生的話，他老人家一向瘋瘋顛顛，他要走，我也不留，你自在，今夜事已鬧大，少時還有一場爭殺，雙方均有異人出場，你從師大概不久，武功還談不到，正好借此見識見識，隨他同去做什，沈煌見李均，執手慇懃，意態誠懇，明霞站在一旁，微笑相看，皓齒嫣然，月光之下，越顯嬌豔，心更戀戀，巴不得能夠不走，但恐雷四不快，聞言偷觀雷四神色，雷四笑罵道，沒出息的東西，你就不會回絕他麼，沈煌聞言，臉上一紅，勉強朝李均道，小姪本意隨侍李伯父和三姊，在旁觀戰，恐四先生還有使命，事完再拜望罷，隨聽亭外有人，啞聲啞氣接口道，雷老四就是這樣討人嫌，一個小娃兒家，天真情熱，何苦逼得他頸紅臉漲，怪可憐的，聲隨人進，沈煌側顧，是一個穿黃衫的矮子，李雷兩人，忙起招呼，一面令沈煌拜見

道，此是關中九俠中的簡靜，明霞早趕過去，一同拜下，喜道，想不到簡伯父，今夜也會來此，任多利害的惡賊，也成粉碎了，簡靜笑道，娃兒家，莫把事看太易，再說今夜我和你李七伯父夫婦，還不一定出手呢，此來最重要還不是爲了你麼，明霞把臉一沉，答道，姪女話早說過，就不能追隨父母入山，憑着家傳武功，還怕誰欺負不成，雷四剛開口，說得一個你字，簡靜已搖手攔道，此女外表，像他母親，看似和易，實則剛而嫉惡，又頗固執，你不常見，自不知道，好好一件事，莫要鬧僵，隨喚李雷二人，往亭外走去，沈煌見明霞不肯同往，撇着一張小嘴，但在生氣，越看越愛，又不好問，待了一會，方吞吐着，喊了一聲三姊，初意明霞，嬌慣任性，氣頭上就許不快，拿他出氣，正崑着心，誰知話才出口，明霞已改容笑道，有話好說，我非庸俗女子，不喜歡這婆婆媽媽的，你過來，我有話問你，放大方些，沈煌聞言，受寵若驚，因生詩禮之家，雖然心生愛好，到底初見面生，正要趕過，又覺不合，略爲移動了兩步，便即停止，明霞微笑道，家父母不久入山，我就變成一個人了，沈煌見她斜倚亭欄，一隻纖纖玉手搭在欄杆背上，春葱也似，柔若無骨，映着月光，宛如銀玉，深秋天氣，祇穿着一件羅衫，半截皓腕，露在外面，夜涼如水，翠袖單寒，由不得令人又憐又愛，以爲必有下文，正自靜聽，明霞說完前言，便不再往下說，似在出神，想什心事情景，定睛一看，星波瑩活，

已然蘊有清淚，沈煌不禁慄道，三姊何事傷心，是我得罪你麼，明霞呆了一呆，苦笑道，方才我看你，很聽我話，你以後老是這樣麼，沈煌忙道，你是我姊姊，焉有不聽話之理，可惜過了今夜，便要隨師去往峨嵋習武，不知何時才得相見呢，明霞笑問，你往何處習武，師父何人，沈煌答道，家師簡冰如，還同了一位教書的老師周文麟，本由家中起身，船經此地，簡老師帶我來此，觀人比武，少時回來，我便隨他走了，明霞聞言，略一尋思，笑答，我全明白了，你可知道，今夜事完，爹爹也要送我到峨嵋去呢，沈煌大喜，轉問峨嵋住處，明霞沈吟未答，李雷簡三人，隨由亭外走進，面上均帶笑容，李均開口便喚三女，可隨雷伯父往見李七伯父夫婦，事完自會尋你，暫隨雷四伯，沈世弟一起，無須管我，明霞笑問，乾爹乾娘都來了麼，李均笑道，你十一位伯叔，連同李家兩位伯母，今夜全到，祇等這裏一會，不久便同入山，適才已與雷簡二位伯父商計，一切全照我兒心意行事如何，明霞聞言，眼珠一轉，似有淚容，略一沈吟，轉悲爲喜，慨然答道，爹爹，是真的麼，娘和媽也來了麼，李均笑道，今夜就你兩位母親，爲了我兒將來生活度用，尚須安排，入山日期，又甚匆迫，爲此未來，這裏事完，均改到我家聚會，都是你一人之故，各位伯父伯母對你如此鍾愛，以後行事，真不可再任性呢，明霞應諾，雷四笑道，老八，你姑娘祇有志氣，不患不能相見，你這大年紀，不要

婆婆媽媽的，我帶他姊弟兩個要先走了，李均笑道：誰似你那樣冷酷無情，你自先請，我和前兄還有話說，免你聽去，到處張揚討厭，雷四也未答言，隨喚明霞沈煌一同起身，由山亭後面下去，繞往莊後松林之內，正往前走，沈煌耳聽前面男女笑語之聲，內一女子，笑呼，二姊快看，我的乖女來了，同行的還有一個男孩，你知是誰家的子弟麼，另一女子答道，文姊上了幾歲年紀，真個健忘，我們來時遇見雷四兄，不是提過，說溫峽泉那小孝子，因他有事耽延，緩了一月，被人物色了去，先還有氣，後來才知收他的，不是外人，事情還是一樣，你忘了麼，說時，雷四已帶兩小姊弟，走近前去，原來松林深處，有一石桌，兩旁石墩，上坐一個中年男子，和兩個一胖一瘦年約三旬的美婦，正在同坐說笑，見雷四走來，一同起立讓坐，兩少姊便併向左邊石上，將右邊石墩讓與來人，雷四坐下，手指中坐身材微胖的中年書生和二少婦，笑對沈煌道，此是關中九俠中的第七俠李善伯父，和慈心仙子孫洵，玉芙蓉浦文珠兩位伯母，快些拜見，沈煌見那胖的一個，生得玉膚如雪，肥不露肉，儀容嫺雅，氣度端詳，一臉和善之容，瘦的一個也極溫和安詳，貌更美豔，最奇是身材貌相竟與明霞好些似處，也是一張鵝蛋臉，霧鬢風鬟丰神絕世，心疑明霞之母，再細偷看，外形極似，眉目五官，却各不同，不等話完，先自跪下行禮，明霞剛一拜倒，浦文珠笑呼一聲乖兒子，早一把將明霞拉起，明

霞也笑呼乾娘，撲上前去，右手拉住孫洵的手，連聲喊娘，幾時來的，孫洵握住明霞的手，笑問，同來這娃兒是誰，他姓什麼，雷四接口笑道，七弟妹，我還未及說呢，此子便是前說那娃兒，七弟夫婦，你看如何，李善喚起沈煌，令其近前，朝身上微一撫按，上下看了兩眼，笑對衆人道，此子明是我輩中人，爲何簡老前輩，也會看走了眼，說他六陰脈象，好些可慮，雷四笑道，方才我曾遇他師父，說此子雖是六陰脈象，後輕細相，不特真元內蘊，並且福緣根骨，無不深厚，將來決可無害，到是我說那件事，還有好些難處，必須和你夫婦商量，偏生你這乾娘，性偏固執，不好說話，爲此領來，給你們先見一面，再帶他們去往場上，看人打架，關於前說的事情，我們不妨現在不必提及，到了少時再談如何，沈煌側顧明霞，一手挽着文珠頭頸，半倚孫洵懷內，長幼三人，附耳密語，似有爭論，微聞明霞笑道，乾娘我不管那些，將來自有主意，孫洵和文珠同聲笑道，乖兒以後遠離父母，一人在外，你爹有不少對頭，遇事還是謹慎些好，千萬任性不得，明霞把小嘴一撇，意似不快，雷四笑說，你夫婦三人，在此時候，毛賊惡道，因在途中連受簡老三他們引逗戲弄，還有好些時才能到此，小娃兒家，愛看熱鬧，我帶他們要先走了，明霞拉着孫浦二人的手，意甚依戀，文珠笑道，乖兒子，我們少時還見面呢，明霞朝雷四看了一眼道，乾娘，莫聽雷四伯的話，他不是個好人，一點不像

老長輩，專門逗我着急；我偏不聽他話，說什麼也不讓他料中，就娘和乾娘不肯疼我，將來也未必入山，難道還不許我見面麼，孫洵笑道，那有此事，祇爲服那靈藥之時，你不曾在場，去了無用，山中氣候高寒，平白受苦，再者常年靜坐，話都少說，你們娃兒家，怎過得慣，你父母和我們實是疼你，祇是機緣難有，不得不分別些時，你到峨嵋不久，就知道了，明霞氣道，誰還不知山居清苦，氣候高寒，和父母乾娘一起，祇有喜歡，我無福緣，常得相見也好，分明不要我去，偏有許多話說，還逗我呢，沈煌見明霞明眸微轉，淚光欲流，好生代他難過，又不敢多開口，呆了一呆，低聲笑喚道，姊姊，四伯父說要走了，明霞見沈煌滿臉憂惶之容，知爲自己而發，微嗔道，你忙什麼，不會和雷四伯先走麼，雷四笑道，你要不去，就沒戲唱了，今夜賊黨中頗有幾個會輕功的，你小小年紀，平日專喜多事，有了賣弄機會，又自胆小怯場，不去也罷，明霞答道，我知你老人家故意激我，想把我 and 煌弟引開，和乾娘說我的話，如非今日一肚子氣，想拿毛賊發洩，我才不會上你的套呢，孫洵笑道，照你這等說法，分明他已經成功，還說不上他的套麼，雷四笑道，不上我套，更好，我又沒有強你，再如不走，我先走了，明霞氣道，我就不走，改日再拿毛賊出氣，也是一氣，雷四笑道，過了今夜全殺光了，你也不想：有關中九俠和我老人在場，這些毛賊，想要整個回去，豈非做夢，你不去

也好，我替你殺那打彈子的如何。明霞急道：「那打彈子的，目前途中相遇，見他行凶欺人，當時本要動手，正趕爹爹尋來，將我喚住，想不到今夜會來送死，他罵我黃毛丫頭，爹爹還受他氣，遇上非要他命不可。本來我要尋他，我們走罷，沈煌先前，惟恐明霞不去，又不敢勸，本在發愁，聞言面上立現笑容，明霞看出他心意，笑問道：「你這樣忙著走，上陣時不害怕麼？」沈煌答：「小弟新近拜師，雖然本領不濟，尙不致於如此胆小，雷四說了一句好娃兒，便令二人起身，沈煌和明霞，忙向李氏夫婦拜別，一同起身，雷四帶了二人，去往廣場大樹之下，一手挾着一個，走往那參天古樹之下，腳踏樹幹，晃眼就到了古樹頂上，擇那枝幹較粗，樹枝交語之處，安頓好了，沈煌和明霞二人，再朝明霞囑咐了幾句，竟由古樹後面，飛身而下，沈煌和明霞兩人，併坐在樹上，凌空觀戰，高興非常，一也不怕，明霞見沈煌十分大胆，笑問道：「煌弟，李伯父和乾娘他們都說你好，方才說話，可能心口如一，沈煌聞言大喜，剛笑喚一聲姊姊，忽聽響聲雷動，由東席上縱出一人，施展輕功，盤竿而上，先是身子凌空，扯了一面順風旗，跟着又玩了些花樣，到了上面，再頭下腳上，手按竿梢，拿了一個大鼎，明霞本來未想多事，因覺那人臉熟，定睛一看，正是日前途中所遇手持彈弓行凶欺人的毛賊，一面暗告沈煌，令其留意，故而發話嘲笑，明霞年紀雖輕，一則幼承家學，素來胆大靈慧，又知

當夜關中九俠，和幾個父執至交，全都在場，身是雷四先生引來，決不會使其吃虧，說時，又見樹枝上金光微閃，知道父親也在上面，越發胆壯，這一隨口笑罵，竟將敵人激動，上竿壯漢唐方，原是北五省江洋大盜，和一同伴姚人英，一個外號神彈子草上飛，一個外號小李廣穿雲燕，都打得一手極好暗器，和一身輕功，由十七八歲起，便在北方各省橫行，素來心辣手黑，遇上他的人，不死必帶重傷，人又機警狡詐，因此威名遠震，二賊也越發凶橫驕狂，目中無人，偶和楊冲相識，一見投緣，成了莫逆，新近想起西南諸省，尚未到過，忽發妄念，意欲把威名傳到遠方，正趕楊冲，爲報前仇，約其相助，於是雙方結合一起，本來也還不致送命，祇爲惡貫滿盈，日前往赴楊冲約會，行至途中，正遇東川飛俠八劍仙李均之女，小飛俠李明霞，爲了一時負氣，私自離家，途中相遇，見唐方無故欺人，將兩個跑江湖賣藝的老夫婦打傷，旁觀的人看那夫婦可憐，多了兩句嘴，同受二人辱罵，如非那人，見機服低，也非被打傷不可，明霞年祇十四，幼承家學，父母均爲劍俠中人，義母玉芙蓉浦文珠，乃關中九俠中，第一位人物，凌霄劍客魯男子李善所娶雙女俠之一，本領高強，精通劍術，與明霞之母賽隱娘石英至交姊妹，兩家先前住在一起，又都姓李，明霞三歲，便過繼與文珠爲義女，李善元配慈心仙子孫洵，素擅飛針絕技，百步穿楊，百發百中，從無一失，但向不傳人，因夫妻三人均對明

霞鍾愛，又經文珠代爲求說，一面推說兩霞氣稟稍弱，強着丈夫，將自製強身健力的靈藥七二神丹，與之服下，每日再用靈藥浸體，歷時一年零三個月，使其元氣凝煉，體魄堅強，除盡心傳授外，又強勸孫洵，傳以梅花飛針，明霞人又聰明用功，年才九歲，便煉成一身驚人本領，到十二歲上，義父母李氏夫妻，因事遠行，方回自家居住，兩家本來望衡對宇，九俠弟兄，早就退隱，常在一起盤桓，對於明霞個個喜愛，隨時指教，明霞雖未成年，因爲平日所見，都是異人奇士，又具有一身好功夫，自不把二賊看在眼裏，一時氣憤，挺身上前，論其評理，本想二賊決不講理，答話稍一蠻橫，立即乘機動手，二賊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女，當衆向其喝問，因見明霞美秀又太年輕，尙無傷人之念，祇是氣勢汹汹，高聲喝罵，明霞本領雖高，行事却不冒失，知道自己出手頗辣，二賊如此凶橫，一個不認頭，萬一將其打死，鬧出人命，豈不討厭，聞言正在強忍氣憤，心中尋思，打算將二賊引往無人之地，再行動手，不料李均由外回家，聞說愛女和兄姊負氣，孤身出外，隨後趕來，見與二賊爭論，已將動手，忙即喚住，一面上前陪話，二賊見李均書生打扮，所帶八仙劍，平日不露在外，不知遇見殺星，總算趕路心急，祇把李氏父女罵了一頓，各自走去，明霞自更憤怒，當時便要尾追到無人之處，給二賊吃點苦頭，因聽父親說起，二賊乃北方大盜，日後還要相遇，遇時由你下手，休說我兒這點

常時殺害善良的強盜，連我也放他不過，明霞素來孝順，雖未尾隨，還疑乃父之言未必是真，也許是怕惹事，故意如此說法，後見唐方飛上竹竿，認出日前所遇二賊之一，並還是手持彈弓，打人的正凶，故意開口嘲笑，唐方也真該死，竟把前事忘却，不特沒有看出明霞，即是前遇少女，李均就在兩小姊弟頭上，當時竟也未會看出，及至唐方開口喝罵，聽見對面有人答話，仍然不問青紅皂白，把手中鋼丸朝前打去，等到發現離男女二童頭上丈許，還立着一個中年書生，未容開口，所發鋼丸已被接去，方心一驚，那書生正是李均，已順樹枝往近梢一段走來，那根樹枝又長又細，近梢處不過寸許，對方從容走來，穩立其上，祇樹枝載重，微微往下一沈，隨着秋風，搖晃起伏，人似黏在上面一樣，從容談笑，若無其事，敵人輕功，分明已臻化境，如何能與為敵，妄想先下手為強，冷不防制敵致命，於是把所有暗器，分上中下三路，右手鋼鏢，左手連珠彈，連同右膝頭上暗藏的，梅花飛蝗弩，一同出，滿擬所練暗器，百發百中，尤其那十二支輕易不用的毒藥飛蝗弩，更是見血封喉，多高明的武功，遇上也是必死，就這微一轉念之間，三種暗器剛一出手，忽聽哈哈一笑，立有一股疾風，挾着大蓬寒星，迎面飛來，猛覺身上連痛帶麻了好幾處，原來所發暗器竟被敵人全數回敬，反激回來，除有一半已洒落地上外，身上連中了好幾處，當時奇痛攻心，立足不穩，幾乎跌倒，情知凶多吉少，那

毒藥飛弩又極利害，身邊雖然帶有解藥，醫治稍遲，仍難免死，祇得強忍搔痛，把氣捉住，正待援竿而下，忽聽衆聲喧嘩中，有人高呼惡道繆三玄和關中九俠同時到來，百忙中低頭一看，一個頭帶鐵帽的道人，同了五個同黨，正由東席這面，縱落場中，側面樹林內，也縱出數人，才一照面，便動了手，傷處奇痛麻癢，越發難禁，不暇細看，正往下落，猛又瞥見楊冲同姚人英，由東席上並肩縱出，楊冲先被一少年攔住去路，對面竿頭上敵人，大喝老弟手下留情，待我除此狗賊，還未聽清姚人英，已接連兩縱，到了竿下，看神氣似知自己受傷，前來接應，自己順竿而下，也快倒地，唐方正覺朋友義氣，祇對頭被其擋住，容將身旁解藥取出，服下一塊，再用一塊，嚼碎敷上，便可轉危爲安，就這自上緣竿下墜，快要落地，不過旬把話的功夫，忽聽頭上一聲嬌叱，一條瘦小人影，已由樹上凌空飛落，如換旁人，處此危境，心胆早寒，逃命都來不及，那還會想到報仇二字，唐方一則平日凶橫，狂傲太甚，初次吃人大虧，怒火攻心，如非受有重傷，身寄高竿之上，早已拚命，這時聽出發話敵人，是那少女，忽想起日前所遇，正道父女二人，此是起禍根苗，不由怒上加怒，恨到極處，加上姚人英武功較高，稍爲壯膽，怒急心昏，忘了利害，咬牙切齒，把心一橫，身未落地，回手便把殘餘的兩件暗器，回頭望月，朝少女打去，滿擬對方一個未成年的少女，不過仗了大人的勢力，當衆欺人，此時

身已懸空，多高本領，也禁不住自己百發百中的雙丸一鏢，誰知手中暗器，剛一發出，耳聽姚人英高聲疾呼，此是八仙劍李均之女，快些退下，待我上前，末句話還未聽清，一陣疾風，隨同身形落地之勢，已當頭撲到，心想敵人無法閃躲，這兩件暗器打中無疑，如何未聽聲息，心方一動，因對方來勢特急，自身又受重傷，疼得連囊中暗器都無法取出，惟恐被其當頭壓下，忙往竿左閃避時，忽又聽少女嬌喝，剛聽出還你二字，猛覺頭上連受重擊，深嵌入腦，連念頭都未容轉，竟被明霞就空中將那兩丸一鏢接去，隨同往下飛落之時，照準頭上反擊過來，立時把唐方打了個腦漿迸裂，死於非命，姚人英和唐方，在北五省一向同出同進，秤不離錘，威名大震，先在下面聽人指說，樹上長幼三人，竟有關東九俠中八劍仙李均父女在內，自來旁觀者清，看出敵人輕功，已臻絕頂，再想起昔年關中九俠的威望，近十年無人再提，祇說老死，不料尚在人間，這一驚真非小可，斷定唐方不是對手，仗着此是文比，或者無妨，姚人英方想招呼，借口下場，唐方已先受傷，所中又是自己發出來的毒藥暗器，料知凶多吉少，連忙趕往接應，唐方已作法自斃，被少女接鏢打死，二人來時曾在北方誇下海口，意欲名揚天下，唐方忽慘死在一個無名少女之手，從此威風掃地，急怒交加，頓犯凶性，怒喝賤婢，手拔身後寶刀，摸出腰間羽箭剛往前縱，忽然眼前一晃，由斜刺裏飛來一人，姚人英比唐方還陰險狡詐，雖在

怒火頭上，章法未亂，原因當夜敵人勢盛，照此情勢，分明早已佈好羅網，逃也無用，加已唐方慘死，如不爲他報仇，就逃回去，也是孤掌難鳴，到處被人輕笑，有何顏面，再在江湖走動，不如殺死一個夠本，好夕報仇再說，所以上去時，暗中想好毒計，準備右手寶刀，左手七十三枝鐵羽箭，作兩蓬相繼發出，瞥見少女一手握劍，一手戟指喝罵，目光專注，氣定神閑，猛想起還有一個大人尚在樹上觀戰，有此人在場，上前拚命，豈非白送，方才怎會忘却，氣方一緩，猛由斜刺裏飛來一條人影，疑是李均起來，心胆越寒，忙即往後縱退，方覺來人身形較矮，又是一股疾風撲到，一條人影，隨同飛落，擋住去路，定睛一看，正是先由斜刺裏飛來的矮子，跟踪趕到，身法之快，從所未見，百忙中目光掃到樹上，李均和與少女同坐的男童，已不知去向，少女却由前面追縱過來，戟指說道，師伯，你怎愛管閒事，這狗賊和先死那賊，日前曾在途中氣我，爹爹說他北方來的狗強盜，今日我非親手殺他，不能解恨，姚人英縱是泥人，也有土性，平日那大威名，被一女孩當衆喝罵，如何能忍，剛怒吼得一聲，揚刀待斫，猛覺矮子將手微揚，立有一股極大掌風，橫掃過來，人被擋退了好幾步，手中刀幾乎把握不住，不禁大驚，祇得停手，剛喝問得一個你字，矮子哂道，你少放屁，隨對少女道，我知你初次上場，不殺兩個毛賊，不能過癮，憑這類鼠竊狗盜，也配我雷四先生出手，你這娃兒太看不起

你四伯了，我是見這毛賊滑溜，怕他打不過你腳上楛油，抽空溜走，來做一個中證人罷了，再則你那煌弟，現在林中，我把這毛賊，押了去，由你殺他，叫你那煌弟開眼，顯你威風，豈不也好，不過話要說回來，如打不過人家，或被滑脫，我却不管，隨對姚人英道，你聽見了沒有，你看他是關中九俠之女，我是他世伯，我決不偏心，不過你日前不該氣他，說什麼也要殺你，現在我做中證，各憑真實本領分個高下，誰勝誰敗，我都不問，反正你想逃不行，如聽我話，還好一點，否則我豁出受小娃兒的埋怨，叫你死活都難，先受上三十六天活罪，再把你殺死喂狗，你可願意，姚人英先聽對方那等說法，還在憤怒，想要拚命，及聽對方白道姓名，竟是江湖上傳聞的有名怪俠雷四先生，再看那身形似花子的打扮，正與傳聞相似，上來又嚐過味道，知道此老手黑心狠，嫉惡如仇，祇被看中，決無好死，事前再要得罪，被他點了五陰脈鬼，命固難保，還要周身酸痛麻癢，受上許多天的活罪，日夜慘號而死，一般江湖盜賊，尤其是採花好殺的人，聞名喪胆，談虎色變，豈若惡鬼不料狹路相逢，當時心魂皆顛，打是決打不過，別的不說，就初遇時身法之快，和那掌風，彼此本領已相差天地，如何能與為敵，如其逃走，必被追回反而激怒，臨死還要受盡苦痛，正在膽戰心寒，不知如何是好，等到把話聽完，忽然覺出有了一線生機，忙把心氣沈穩，將話想好，抗聲答道，四先生吩咐，無不遵

命，但是我與李氏父女無仇，無故出頭，將我好友殺死，我與此女勢不兩立，刀槍無眼，我如將他殺傷，却不能說我以大欺小，明霞秀眉微豎，未及開口，雷四把小眼一翻，喝罵道，放你媽的屁，你準打得過他麼，我老人家向來說話算數，反正我祇做個中證，你祇不逃，勝敗我全不問，你看可好，姚人英剛答這樣再公平沒有，忽想起對方不許逃走，被仇人殺死，祇好認命，勝了再不放走，豈不還是難逃活命，強陪笑臉道，莫非我打勝了他，也不能走麼，雷四聞言，回手先是一個大嘴巴，然後喝道，你這樣惜命，還吹什麼大氣，你不逃，我決不伸手，姚人英破這一掌，打了一個滿臉花，結果還是沒有問出就裏，算是白挨了一大嘴巴，總算對頭客氣，沒有施展妙手，祇打得臉上火辣辣的，又痛又癢，還不甚重，如用內家勁功真力，就這一下，不必上身，祇被掌風掃中，也必骨斷筋折，休想活命，經此一來，心膽更寒，心中雖叫不迭的苦，那裏還敢開口，雷四隨喝快走，姚人英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再偷眼一看，場上賓主雙方並未動手，祇有繆三玄和同來的五六個同黨，與敵人一對一，正在惡鬥，已有一人橫屍地上，楊冲和那姓沈的老頭，也打了個難解難分，先攔路的少年，已被喚下，繆三玄本和一中年美婦對敵，因有一同黨後來，上前相助，緊跟着對面有一身材微胖的中年書生飛落當場，將少婦喚下，令敵後來那人，雙方才一照面，繆三玄便有不支之勢，同時發現，臨

河方面站着一女四男，女的是一中年微胖的美婦，從未見過，下餘四人中，祇有兩個認得，一是昔年在山東路上，曾經遇見過兩次，善吹鐵簫的四川人，姓簡，還有一個姓段名漪，因前三年偶往北京，劫一富家，此人却在那家作客，自己和唐方，隱在一株大槐樹上，原意人定之後，能夠暗偷更好，否則便殺人放火，鬧他一個大的，因是熱天，主人正和姓段的後院乘涼，當夜星月無光，天色陰晦，藏處隱秘，決看不出，見下面賓主二人，對談不已，到了深夜，心正不耐，打算下去動手，姓段的忽說他會耍戲法，能夠空中現人，說罷，抓起盤中吃殘的西瓜子，用大中二指捏住，朝槐樹上打來，知被看破，本想現身明鬥，誰知那瓜子竟比鋼鐵還堅，力大異常，祇聽叭叭連聲，左近枝葉，紛紛如雨，那麼濃密的夏日槐樹，竟被那些瓜子，連枝帶葉，相繼打折碎落下來，二人身外立成了一個大洞，自然隱藏不住，依了唐方，覺着此舉丟人，想和對方拚鬥，不料那姓段的，握着一把瓜子，邊吃邊往上打，備用手指連彈，連手都未抬，發出來的瓜子，却和暴雨一般，來勢又猛又急，專打左近枝葉，却不傷人，唐方因聽主人驚呼，樹上有賊，越發氣憤，剛拔背刀，待往下縱，忽聽錚錚連響，一串西瓜子已連珠打到，唐方橫刀一擋，猛覺力大異常，虎口震得生疼，刀幾脫手把握不住，心中大驚，姚人英忙往後退，頭上又是蒲葦一聲，所擊來處直擊打來，伸手一摸，原來迎面那朵絨球，竟被對

方爪子打斷，所帶頭巾，也被打穿一孔。如非對方手下留情，必被將頭打穿，休想活命，經此一來，才知利害，總算自己見機，不曾出手喝罵，見勢不佳，忙在樹上向下招呼，姓段的也未理睬，等自己把話說完，才笑說道，這些話都不用說，主人乃我多年好友，你們事出無知，我也不再計較，如不服氣，祇管尋我便了。因見對方說時，滿面笑容，話却不甚好聽，也未按照江湖上過場回答，自覺難堪，轉問姓名，姓段的還未及答，忽見一個姓簡的，由屋裏走出，接口笑罵，瞎眼鼠賊，你連關中九俠中頭一位段大爺都不知道麼，憑你也配問我弟兄姓名，趁早快滾，再不知趣，我簡老三一生氣，你就活不成了，以後祇敢在此走動，被我弟兄撞上，叫你死都不得好死，說罷將手一揚，也未見手上發什兵刃暗器，身旁那株粗與人臂的樹枝，忽又收的一聲，斷為兩截，當時膽怯心寒，那還敢作動手之想，對方說話又極強硬，再如多言，徒自取辱，祇得縱往牆外，帶愧溜走，第一回這大人，惟恐傳說出去，後却未聽人提起，段簡二俠也未再見，事隔三年，又在華山脚下，見姓簡的用所帶鐵簫，打死兩條猛惡藏犬和一個惡霸，武功之高，簡直驚人，後問同道，均說九俠年都近百，久已不聽傳說，便是不死，也必衰老，不會那樣年輕，許是冒名，因這些人，多是江湖上老前輩，所說的話，多半出於昔年傳聞，祇有一人見過九俠中一兩位，事隔多年，記憶不真，姓名也不知道，雖然將

信將疑，終覺前遇兩人，明是劍俠一流，不問真假，均非其敵，每和唐方談起前事，便自心寒，想不到在此相遇，不特九俠均在人間，並還全體到場，以自己的觀查，遇上一個，便因多吉少，何況全數在此，斷定楊冲繆三玄決無生路，姚人英心正愁急，忽聽雷四催走，想起此老，更是出了名的凶神惡煞，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代人發愁作什，心念才動，新來賊黨已爲那中年美如所殺，跟着楊冲這面一個內功能手，又被敵人打倒，越想越寒，無心再看，祇得垂頭喪氣往樹林中走去，雷四拉着沈煌和明霞的手，走在前面，不住說笑，彷彿把事看得極輕，毫不像是和人動武神氣，從容前行，連頭也未回過，姚人英見狀，由不得氣往上攻，心中憤恨，暗忖此時場上，盡是強敵，祇一逃走，仇敵出聲一呼，立被擒住，再說對方那高輕功，動作如飛，晃眼仍被追上，此去林中，老鬼如其言而有信，便和瞎婢拚個死活，否則一樣是殺，率性冷不防借着說話猛下毒手，老鬼雖不死，打死一兩個小的，必能如願，稍見不妙，立時回刀自殺，免落敵手，多受凌辱苦痛，心中胡思亂想，不覺走到樹林深處，空地之上，前面有一長石凳，雷四先拉沈煌坐下，再對姚人英道，這就到你外婆家了，你看你那對頭是我姪女，我姓雷的決不護短，有什本領，祇管施展出來，不要怕我，不敢賣弄，自身武藝不高，還嫌死得太委曲，說罷便令明霞上前動手，姚人英一想，事已至此，老鬼祇要真不護短，莫

非練了多年武功，連個小女孩都打不過。當時把心一橫，抗聲說道，我知雷老前輩言而有信，如要殺我，祇管開刀，真要動手，他到底是個小姑娘，萬一刀槍無眼，有什差池，莫怪我以大欺小，話未說完，明霞已秀眉一豎，怒喝，無知鼠賊，以爲你人長得大，便狗眼看人低麼，休說雷四伯有名的閻王令，一向言出法隨，便他老人家，偏心幫我，我也不要，且教你看看小姑娘的利害，說罷，身旁短劍已早拔出，迎面就是一劍，姚人英初意對頭雖是劍俠之女，畢竟年幼，能有多大本領，祇防雷四說話不算數，或是借故翻臉，祇一出手，自己決非其敵，及聽話說得如此把穩，仍然疑信參半，姚人英還想設詞，將對方扣住，以免反汗，對於明霞始終不曾加以重視，雖聽喝罵，因雷四微笑旁立，似要開口神氣，一心想聽回話，對於面前敵人，並未在意，不料來勢這快，話剛一完，人隨聲到，等到寒光耀眼，一條人影迎面飛來，心雖微驚，無如上來輕敵，意欲聽完雷四回話，然後動手，一見人隨劍到，忙往旁一蹶，方喝，且慢動手，還有話說！劍鋒忽然掉轉，往橫裏跟蹤刺來，原來明霞早就看出對方是個勁敵，暗中打好主意，又以年輕好勝，自己雖然家學淵源，練就極好武功，和這類有名的飛賊大盜動手，尙是初次，萬一不能取勝，豈不丟人，決計給對方一個下馬威，把家傳八仙劍中的七禽劍法，施展出來，照例一上手，便一劍緊一劍，接連七劍，勢急如風，多好武功的人，也難抵

響，何況姚人英正當心寒氣餒之際，加上輕敵分心，又吃了不少的虧，如何能是對手，剛往側閃，不料對方虛實兼用，看出敵人輕功甚好，縱躍輕靈，一個縱身急刺，彷彿急急異常，容到敵人一閃避，早用一個驚燕穿雲之勢，反腕一劍，往側面橫刺過來，姚人英口正呼喝，萬不料敵人身手，如此輕快，忙將手中刀往外一擋，以爲少女力弱，自己刀法，曾得高明授傳，祇要把劍磕飛，跟手將人打倒，或是擒住，立有逃生之望，誰知明霞劍法神妙，變化無方，身又輕快靈巧，一見舉刀來擋，暗罵狗強盜，以爲我反手用劍，沒有橫力麼，且教你嚐嚐味道，心念微動，刀劍已然相接，照理，明霞反手橫刺，這一刀，非將寶劍震脫了不可，姚人英耳聽瑜的一聲，刀劍相觸，剛單臂用力，喝得一聲開字，敵人短劍，忽然電也似急，掉頭向外，劍尖朝下，改往腰間刺到，明霞腳剛站地，人又矮小，全身均在刀光圈內，本來形勢奇險，本仗心靈手快，身法輕巧，於危機四伏中，出其不意，乘這一擋之勢，將敵人的勁卸去，跟手一劍，朝腰間刺到，沈煌在旁，見敵人的刀，正往外甩，稍爲就勢橫刀一斫，人必受傷無疑，端的危機瞬息，不容一髮，由不得嚇了一身冷汗，未容轉念，忽聽一聲怒吼，敵人已自受傷縱逃，原來姚人英一刀擋向劍上，覺着震勢輕微，無異擋空，求勝心切，用力又猛，急切間難於收勢，方疑上當，明霞的劍已改上爲下，朝腰間刺來，忙想閃避，往橫裏斜縱出去，猛瞥見身旁

人影一晃，敵人不見，知道不妙，未及回身，右股上早中了一劍，同時，後腰又被盪了一腳，如非輕功高強，一見敵人到了身後，忙急縱起，明霞又吃了人小的虧，這一劍必由後心穿過無疑，就這樣受傷，仍是不輕，右股被劍刺傷割裂了一條一寸多深，三寸來寬的傷口，後腰這一腳，更似被鋼鐵之類打了一下重的，素性狂傲，目中無人，做夢也沒有想到，數千里遠來，陽溝裏翻船，遇到這個未成年的女孩，才一照面，便受重傷，不由急怒交加，又愧又憤，飛身縱出，才一落地，揚手先是三隻小鋼鏢連珠打出，緊跟着往旁一縱兩三丈，就勢取下腰間如意飛蝗弩，正打算暴雨一般，向敵人打去，先是錚錚鏗，接連三響，一條人影已凌空飛墮，落向前面，原來明霞見敵人腰間凸起好幾處，並還掛有鏢囊，早料敵人暗器甚多，剛一追縱過去，果見三點寒星迎面飛到，明霞收發暗器，本是家傳絕技，一聲嬌叱，橫劍一擋，錚錚三響，全數磕飛，一下也未打中，就這微一分神之際，瞥見敵人，負傷縱逃，又是老遠落地時，手摸腰間，知道還有暗器發出，暗忖此賊暗器甚多，相隔太近，比較難敵，不如等他打出，看清何物，再打主意除他爲是，心方一動，姚人英也是背運當頭，因見明霞縱身急追，前發三鏢，竟被凌空打落，這才知道利害，心中不覺發慌，身又負了重傷，一時血流如注，愧憤情急之下，竟開了個手忙腳亂，以爲敵人必要追來，不等明霞飛身縱起，先將弩箭發出，相隔兩丈以

外，自更難於打中，手剛揚起，看出明霞正在戟指喝罵，不曾追來，無如傷痛之下，神志已昏，弩筒裝有機簧，又是一發九枝，一觸即發，一時匆匆，竟發了出來，等到看出敵人相隔太遠，方想先前百發百中的，回頭三鏢，尙被打落，如今更遠，必難打中，耳聽幼童，拍手歡呼叫好，目光到處，敵人已舞起一片劍花衝入箭雨之中，將那頭批幾箭全行打落，同來男童，歡喜得手舞足蹈，不住歡呼叫好，回顧雷四不在，不由怒火上攻，一按機簧，掉轉弩筒，便朝幼童射去，沈煌原因愛極明霞，見他這好武功，越發興高彩烈，幼童心性，又對明霞關心過甚，一見追敵，由不得跟蹤追去，因由側面繞過，相隔較近，人小胆大，又知敵人被雷四震住，全沒想到危機二字，本來不死必傷，萬無幸免，正看明霞得勝，高興頭上，猛瞥見一蓬寒星似暴雨一般，迎面打來，方覺不妙，耳聽明霞連聲嬌叱，百忙中正待縱身閃避，忽聽呼的一聲，一股白光，突由道旁樹林一面，激射而出，水龍也似，打向那蓬寒星之上，九枝弩箭，立被打落，同時，一條人影飛落身前，正是明霞，未及招呼，另一條人影，又由林中飛出，箭也似急，朝敵人身前縱去，跟着使聽一聲慘號，定睛一看，原來林內飛出那人，正是明霞之父八仙劍李均，那股白光，乃是口中噴出的一股水箭，將那人弩箭打落以後，因恨對方暗算，縱身追去，剛一落地，雷四先生突在敵人身後出現，祇一把，便將人抓了起來，姚人英自知必死。

妄想殺人出氣，瞥見一段水簾，由林中躍出，將暗器打落，再認出來人是少女之父，心正發慌，猛覺心一緊，好似中了一把鋼鉤，痛澈心肺，掙扎回顧，正是雷四，不由驚魂皆顫，急呼雷老前輩饒命，勝負還未分呢，雷四啐道，放屁，說好一對一，誰叫你暗放冷箭，無故害人，今日萬容你不得，說罷，將人舉起，手中一緊，疼得姚人英通體汗流，顫聲悲號起來，李均和明霞沈煌，也自走近，沈煌終是心軟，雖恨仇敵，因見敵人被雷四抓到手上，疼得面如土色，頭上汗珠，有黃豆大小，先又受傷，血流未止，神情十分慘痛，忍不住勸道：四先生，你饒了他罷，雷四笑道，你到是好心腸，方才如若無人解救，你祇中上他的冷箭，馬有命在，你此時看他可憐，可知這廝和先死那賊，無惡不作，害人甚多，不乘此時除去，將來是你兩人的隱患麼，明霞含笑接口道：四伯既這等說，我到要放他了，雷四見他說時，看了沈煌一眼，笑道，你祇重人情面，可知這廝，乃滄州洗手多年老賊，黃金拐的門徒，黨羽甚多，方才你那一劍，傷又不重，日後你們在外走動，你爹和你們這般人，一不在旁，早晚受人暗算，却休怪我，明霞嬌嗔道：四伯老是看不起人，不想將來多殺幾個毛賊，還不放他呢，什麼叫重人情面，本來說好一對一，由姪女親手殺他，這廝雖然陰險無恥，所放冷箭，已被爹爹水箭打落，你老人家如不動手，我早趕上將他殺死，也無話說，你老人家，祇顧看了有氣，這一伸

手，這毛賊做鬼也不服氣，何苦來呢，雷四笑道，什麼叫不服氣，他自該死違約暗放冷箭，將他千刀萬剮也不冤枉，你此時慈心，將來不要後悔，明霞答道，姪女平日從無後悔之事，姚人英因受不住那痛苦，本想咒罵，激怒敵人，求一快死，又怕雷四手辣，求不到痛快，反而多受活罪，先還不信敵人，能夠放他，正在咬牙忍受，忽然聽出大有轉機，痛極之下，也不顧再充好漢，哀求告道，如蒙諸位放我殘生，從此洗手歸農，改行向善，話未說完，雷四迎面啐了一口，隨手將人，擲向地上，怒喝道，狗改不了吃屎，你當我看不出你那狼心狗肺，妄想說此懺悔的言語，便可求生麼，姚人英連受重傷，先吃雷四一啐，覺着唾沫打在臉上，鉄子也似，再被這一擲，疼得滿地打滾，不住哀號，李均始終望着兩小姊弟，微笑不語，見狀笑對雷四道，這廝雖是可惡，你方才殺了他也好，偏又給他受這活罪，我想此賊，已然夠受，三女素來性強，小兒女家，多是心軟，把此賊放了罷，雷四把怪眼一翻，怒道，你太慣縱你那女兒了，適才我見沈煌跟來，全無機心，早料狗賊要放冷箭，後見你在林中，料無妨害，便打好了主意，乖乖等死，還可給他一個痛快，否則至少也使受上三天活罪才死，祇願慣你女兒，留下後患，將來弟夫人却休怪我，李均微笑道，這個無妨，我想區區毛賊，也留不下什麼大患，何況小女和沈賢姪，近數年內各有託庇，黃金拐老賊，有多大胆子，還敢向那兩位，上門生事不

成，雷四冷笑了一聲，轉指姚人英喝罵道，似你這樣豬狗，也不想你改邪歸正，三月之後，這兩個小孩，全在峨嵋後山白雲窩左近，極易尋找，如想報仇，不論何時，均可尋去，過了三年，他們各隨父母入山，與關中九俠一同隱居，再要尋他，休說艱難，你也沒有那大的胆，今日便宜了你，還不快滾，姚人英知道再稍多口，必受凌辱，祇得諾諾連聲，正往前走，忽聽李均喝道，惡道繆三玄，傷亡殆盡，現正搜索餘黨，你往那面走，想作死麼，姚人英聞此，便繞着林後小路逃去，他這裏剛一走，便聽林外脚步之聲，沈煌一看，乃是九俠中的簡靜，同了男女四人尋來，互相禮見一談，才知當夜楊冲所約賊黨甚多，祇逃走了一個繆三玄，另外兩個新由外面趕來，還未動手，看出形勢不妙，知難而退，餘者，差不多全數傷亡，無一得免，便惡道繆三玄，也是李善夫妻想借他引出一個隱迹多年的老賊，故意放走，否則也難活命，李均笑對沈煌道，沈賢姪祇顧在此觀戰，那百尺竿頭洒金錢的沈家獨門手法，也未看成，差一點，還受了毛賊暗算，豈不冤枉，雷四按口笑道，他才不冤呢，李均一面拿話岔開，拉着沈煌的手，笑問你師父呢，沈煌忽想起簡冰如，一直不曾再見，天已將亮，恐周老師，船上懸念，轉問李伯父，方才見到家師沒有，簡靜接口笑道，你師父想令你拜在雷四兄的門下，你意如何，沈煌知道雷四性情古怪，直言不願，十九不快，恭答，雷四先生劍俠中人，如蒙收容，自是心

願，無奈小姪年幼，凡事均須稟明家母，才敢承命再說，也對不起簡老師的恩義……還待往下說時，雷四怒喝道，你還看我不上麼，沈煌見他發怒，忙分辯道，小姪怎敢無理，以四先生本領之高，得蒙垂青，求之不得，無如母命難違，意欲先隨簡老師峨嵋習武，學成之後，稟明家母，再拜在四先生的門下，如蒙恩允，實是萬幸，雷四怒道，如願拜我爲師，當時就隨我走，連你三姊也在了一起，過了今天，我就不要你了，沈煌聞言，方自爲難，心戀明霞，又不肯背母行事，辜負簡冰如的恩義，方想婉言拒絕，瞥見明霞秀目流波，正似嗔似喜，注視自己，面有不快之容，越發爲難，急得臉漲通紅，答不上話來，正在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忽聽有人接口道，你們幾個，偌大年紀，逗小娃兒家着急，何苦來呢，隨由林四，走出一人，正是簡冰如，沈煌大喜，忙喊老師，上前拜見，冰如含笑命起，衆人也各分別禮數，沈煌看出李雷諸人，對冰如似極恭敬，越發心喜，冰如和衆人談不兩句，見明霞走近身，盈盈下拜，隨手拉起，笑道，想不到三四年之別，賢姪女竟快成人，又練有一身武功，真個難得，我和令尊雷四弟他們，還有話說，你帶煌兒，去往那旁桂花林中，玩上一會，我們談完，再喚你二人回來上路如何，明霞本來有話，想問沈煌，聞言應諾，笑呼煌弟，你隨我來，沈煌見冰如已到，知將起身，已不得能和明霞親近些時，詢問日後何處相見，連忙笑諾跟去，那桂花林，本在林

中一座小山之後，山勢最爲隱僻，二人並肩同行，沈煌趁着明霞越愛，偏說不出道理，明霞見他邊走邊朝自己注視，嬌嗔道，你老看我做什，沈煌面上一紅，無言可答，心正發急，忽聞到桂花香味，往前一看，當地氣候較暖，九秋天氣，桂花雖然開殘，尙未落盡，滿地金粟，時聞花香，又值黎明不遠，大半輪冰盤大的明月，斜掛對面松梢之上，光影昏黃，暗香浮動，小山叢桂，景更幽清，陪笑答道，姊姊，怎九月天氣還有桂花，明霞知他發急，借題岔開，也未往下追問，微笑道，我又不是此地人，誰知道呢，給我坐下，還有話要問呢，沈煌見明霞玉手指處，乃是桂花樹下的兩列石條凳，想拉明霞同坐，又覺不便，方答，姊姊請坐，明霞笑追，唉子，莫非我站着陪你不成，說罷，用汗巾揮去石上浮塵，先行落座，二次把手一指，沈煌見所指之處，就在身旁，忙即挨坐上去，明霞也未閃躲，呆了一呆，正色問道，方才四先生問你，怎不答話，不願拜他爲師麼，沈煌聞言，想起雷四曾說，如肯拜師，便與明霞一起，想說實話，惟恐明霞誤會，又不肯口是心非，方一作難，偷覷明霞，已有怒容，心正着急，繼一想，自己祇此慈母，無論如何，不應違背母命，明霞這等好法也不應欺他，主意打定，陪笑說道，小弟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此次拜師遠行，實是家母之意，如若見異思遷，使老母擔憂，何以爲人，明知雷四先生武功高強，又和姊姊常在一起，如在平日，真乃求之不得，此時

却是礙難，雖然捨不得姊姊，也祇好等到將來再見了，沈煌以爲明霞嬌慣任性，已和自己投緣，不捨分離，有此常相聚首良機，竟會放棄，這等說法，定必不快，誰知明霞聞言，立轉喜容，笑道，爹爹和各位伯叔，均說你天性純厚，簡太伯父更擅相法，說得你更好，果然不差，如果祇圖和我一起習武，結伴好玩，那成什麼人呢，你當真聽話，對我好麼，沈煌見她說時，星眸流波，滿臉喜容，皓齒嫣然，更增嬌豔，一時愛極忘形，拉着明霞的手笑道，方才我早說過，以後無論什麼，無不惟命是從，還有小弟，幼遭孤露，並無兄弟，能有這樣姊姊，使家母知道，也必喜極愛極，怎會對姊姊好是假的呢，明霞笑道爸爸愛你，就爲你能孝母，這樣固好，但想和你一起，却不知要隔多少時才能相見呢，沈煌驚問，先不是說，姊姊也在峨嵋住家麼，同居一山，如何不能見面，明霞笑道，驢子，你那知道，峨嵋全山地方大，休說相隔路遠，彼此又在用功之際，隨便見面，如何能夠，沈煌聞言，好生失望，沈吟未答，明霞知他，戀戀不捨，便安慰他道，你不要難過，事尚難料，我不過照情理而言，隨便一說，也許我那師父，和爹爹一樣愛我，准我二人無事時互相來往，我不知你師父住在何處，如離捨身崖不遠，見面就容易了，如今人還未去，你先發愁做什，沈煌見他說時，笑容滿面，映着剛出山的晨曦，宛如朝霞和雪，倍增光豔，口氣又是那麼誠懇親切，不由又生出一點希望，化愁爲喜，笑

道，我真不想離開姊姊，但盼以後，能在一處習武，就喜歡了，此時已然天明，一會簡老師便來帶我回船，周老師必在船上等待心焦，我和姊姊少時就要分手，峨嵋地理，我不知道，聽說那山又高又大，一過九月，大雪封山，半山以下還好，所居如在近頂之處，上下往來，均極艱難，姊姊住在何處，去拜何人爲師，快對我說，以便日後往尋如何，明霞道，不是不對你說，我師父是位女俠，年已過百，孤身一人，性情十分古怪，你如投緣，不必你去尋我，他必會令我和你常在一起，甚成將他獨門越女劍法傳你，都在意中，否則，他往那地方乃山中最高險之地，祇知與捨身崖近，我也不曾去過，常人足跡，萬不能到，差一點的人前往，事前不曾得到他允許，去了不死必傷，他本人自然，輕易不會出手，守山靈猿，先放來人不過，輕則戲侮一頓，給來人吃苦頭再行放走，去的如是盜賊惡人，就能保得一命，也必殘廢回去，除非我先尋你，或是稟明師父引你同往才行呢，沈煌道，好姊姊到時千萬尋我才好，你何時起身呢，明霞笑道早着呢，我和你分手之後，還要回到老家，與爹娘二位尊長聚上些日，再送父母入山，也許要等過年春天，才往峨嵋從師，就能見面，也在半年之後了，沈煌聞言，方覺日子太久，忽見簡冰如走來，剛喜喊得一聲師父，忽聽明霞噫了一聲，趕上前去，拜倒在地，冰如含笑命起，問道，賢姪女有什事麼，明霞笑道，我還忘了和太世伯說呢，你那猿公劍法

八十三招，獨步海內，姪女意欲遇便求教，不知太世伯肯傳授麼，冰如笑道，傳你容易，但你師父，性情古怪，肯讓你從外人學習劍法嗎，明霞聞言呆了一呆，笑道，別人難說，如由太伯傳授，當無不願之理，冰如朝兩小姊弟看了一眼，笑道，事尚難料，且到時再議罷，明霞喜道，祇太世伯肯傳授，不問師父性情多怪，均有法想，冰如笑道，如此甚好，你父親和李七伯父夫婦三人，均被主人請往款待，我因離船時久，恐同伴周先生盼望，急於領了煌兒回船，不曾隨往，不久峨嵋當可相見，你自去罷，明霞笑諾，隨向冰如師徒，辭別走去，冰如見人已走，沈煌仍在回頭凝望，正色說道，煌兒，你看李家三姊好麼，沈煌面上一紅，因見師父神色有異，不知何意，方一遲疑，冰如隨道，你李伯父人最情癡，昔年有一愛侶，歷盡波折，未能如願，雖然娶有妻室，夫妻情分，也極深厚，終不能忘情故劍，到六十歲上，明霞之母，方始來歸，與元配結為姊妹，同侍一夫，因仗靈藥之力，駐顏難老，關中九俠，祇一二位服藥時，年均老大，餘者看去，至多中年，女的更是芳容如昔，望若三十許人，第二年便生明霞，因其具異稟神力，人又靈慧美秀，父母固是珍如掌珠，便各位尊長，對他也極鍾愛，從小習武，煉就一身驚人本領，近因九俠相約入山，明霞不能同往，乃由明霞義母浦文珠，引進到峨嵋後山隱居的，木師姑慧曇門下，學習劍術，此女生得雖極文秀，性質剛烈，你看他和你

談得投機，他却另有深意，以後再見，稍失檢點，立刻與你絕交，他師父更不好說話，甚或惹出事來都不一定，這類已近劍俠一流的少女，心地光明，看似不拘形迹，最難說話，現時年幼，還較天真，稍長言行便要格外自重，況你寡母任堂，撫孤不易，此去峨嵋，不論文武，均要用功，否則便明霞對你甚好，你文才武功，均不如人，豈不遭人輕視，休說無以對我，便周老師對你那等愛護苦心，也全辜負，我更不會要你了，沈煌聞言，急得通體汗流，又愧又急，忙道：師父弟子決不敢於貪玩，先前因見三姊，祇比我大一歲，煉有那高本領，心生羨慕，意欲同在一起習武，容易用功，師父既不以為然，弟子在武功未煉成以前，不與他相見就是，冰如笑道：你說這話又不對了，彼此父師至交，相見何妨，同在一處，互相切磋，彼此均有益處，有何妨害，我不過恐你貪玩心盛，預為警告，既知自愛，再好沒有，天已不早，歸程尚遠，恐周老師盼望，我抱你去罷，沈煌忙說：弟子怎敢勞動師父，冰如已一手抱起，往前走去，沈煌見冰如並未奔跑，祇覺其行如飛，走得甚快，左右山石林木，似潮水一般往後倒退下去，所行也非原路，不消片刻，便到泊船之所，周文麟昨夜因料冰如師徒，此去決無差錯，人去不久，便自人睡，天明醒來，見尙未歸，心正懸念，忽見昨夜所遇異人雷四先生走來，由岸上走過，忙趕上去，欲請去往船中款待，雷四不肯，說冰如師徒，隨後就來，並說你這人

甚好，我送你一樣東西，途中可以防身，此去峨嵋，如有什事，可拿他往見一人，必有解救，文麟接過一看，見是一個許大的木球，想是常年玩弄，木色已是油光水滑，忙問所尋何人，雷四答以到時自知，再問人已走遠，追趕不上，祇得回船等候，隔不一會，冰如師徒回船，談起昨夜經過，文麟聽出冰如語有深意，又知李均川東世家，乃女明霞，聰明美秀，文武雙全，小小年紀，便有俠女之稱，不久峨嵋還要相見，沈煌一聽說起明霞，眉飛色舞之狀，料知雙方一見投緣，越發歡喜，暗問冰如，明霞可有入家，沈煌是否配他得上，能否向其求親，冰如笑答，此事原是一雙兩好，我昨夜之行，原有用意，便李均夫婦，和他義母，對於煌兒，也早耳聞，見面之後，甚為看重，明霞義母更是力主，無如此女外和內剛，並非父母尊長，所能作主，此事全仗煌兒自為，我看他兩人，一見投緣，祇要煌兒能知用功，並非無望，文麟料知冰如有心作伐，決無差錯，好生代淑華母子歡喜，再向沈煌探詢口氣，幼童天真愛根已種，更把明霞說得和天上神仙一般，文麟想起昔年，與心上人青梅竹馬，耳鬢廝磨互相愛好，情景如在目前，沈煌癡愛明霞，形於詞色，竟和自己當年一樣，由不得暗中傷感了一陣，船又到了埠頭，冰如吩咐，少時祇管開船，不必等候，我如不能趕到，你們到了峨嵋，可在青巖坪前相待，如遇風雨，坪旁茅蓬也可借坐，我不久自會趕到，到前有人找尋，祇作不知，不可

理睬，對方如問，可告以同行有人搭船姓尹，與你所說容貌一樣，並不姓簡，來人知我在外行道，改姓尹玉，不是深交不說真名實姓，以為途中所遇，自會能去，否則就許遇見對頭，受他暗算，都不一定，煌兒年幼喜事，祇從慧圓老尼，學了些時，雖然聰明用功，到底相差尚遠，那尋我的不是江湖異人，便是有名巨盜，祇不向人伸手，決可無害，老弟必須隨時照看，不可令其多事，說能走去，事前文麟見兩次有人在岸上尾隨，直到船快靠岸，方始不見，聽冰如口氣，分明是恐對頭尋到船上，自己和沈煌受了波及，故此離去，暗忖冰如劍俠一流人物，平日除暴安良，必多結怨，前途也許有事，心正疑慮，忽想起雷四先生所贈木彈丸，取出把玩，沈煌便接過去一看笑問，老師方才怎不對簡師父說起贈丸之事，雷四先生本領大着呢，如非先拜簡師，早把我帶去了，他贈此丸，必有用意，說時，忽聽船家和人爭吵，沈煌匆匆出視，見岸上有兩個中年行客，強要搭載，船家不允，本來船已將開，內有一人在岸上足踏跳板，船家用力強扯，兩三人合力，竟扯那跳板不動，沈煌眼尖心靈，見那人腳踹之處，跳板上現出半個腳印，心方驚奇，那兩行客口氣甚強，自稱身有急事，非上船不可，意思十分堅決，船家因昨夜吃過雷四的虧，不敢再為冒失，始而好言相告，說船被客人包下，外人不便搭載，人家也不在乎那點船錢，前面不遠火石壩，雇船方便，何必非坐此船不可，後見對方不聽，想

拉跳板開走，竟被對方用半腳踏住，料知有異，越生戒心，兩行客口風也更強硬，內中一個禿子，方說，老六，出門人原應互相扶助，我們急帶病人上路，稍爲省事的必通商量，船家無知，且和船客說去，真要不行，也無須勉強，前途相見，也是一樣，話未說完，瞥見沈煌手持木丸走出，面上忽現驚奇之容，沈煌看出來人有異，暗忖前在廟中習武，曾見小尼姑用過這類功夫，有的踏石如粉，有的能將地面石土，踏出一個凹槽，這兩人武功甚高，如其有心來尋晦氣，憑自己和船家決擋不住，如因所求不遂，結下怨恨，前途相遇，定必爲難，轉不如以禮相待，聽其上船，好在雙方素無仇怨，也許真有病人搭載，與人方便，也是好事，便喚住船家，順跳板走上岸去，笑說，搭載無妨，船家無知，不必介意，還待往說時，禿子自從一見，便注意沈煌手中木丸，及見他從容走來，小小年紀，那等談吐氣度，心更驚奇，改容笑道，先前原恨船家，出言無禮，小朋友這等說法，再加強行搭載，反顯我兄弟量小，我們已不再驚擾，你手中鐵木令，暫借一觀，不知可否，沈煌聞言，心中一動，連忙遞過笑說，此是雷四先生所賜，二位祇管請看，禿子接過和同伴互相把玩，意似驚疑，看完交還沈煌，笑說，果是雷四先生之物，老弟與這位老前輩是何淵源，沈煌隨口笑答，我是他新收的記名弟子，姓沈，二位貴姓呀，那兩人笑答，如見雷四先生，可說嵩山薛氏弟兄，請女問候，本來我們有一同伴生

病，想要搭載，此時想起前途半里，有一相識船家，可以雇用，先因這船家無理故非搭載不可，既有老弟在船，我們便不再驚擾了，沈煌看出二人神情可疑，一見木丸，便帶驚疑之容，料非好人，幸被自己幾句話搗退，心中高興，却不現於詞色，故意笑說，既是家師朋友，搭載何妨，二位不必與船家一般見解，仍請上船同載如何，薛氏弟兄，再三辭謝，沈煌也未深留，微聞二人邊走邊說道，想不到雷四先生會收徒弟，你看這小孩有多靈巧，說罷又回頭看了兩眼，沈煌故作不知，回頭文麟，正由船中走出，故意說道，四先生原說，今日停船之處相見，等到這時，不見人來，我們祇好走開，免得誤了界限，又來怪人，這位老師，真叫不好伺候，隨說隨和文麟暗使眼色，同回船內，這時，船已開行，和前二人正是同路，沈煌遙望前面兩人，快走到右岸轉角之處，忽聽林內一聲低哨，立有三個彪形大漢，和一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年跑出，薛氏弟兄立迎上去，說了幾句，側顧沈煌舟中，指點談說，少年似是爲首之人，貌相神情，甚是強悍，談不一會，便往崖後轉去不見，沈煌把先前對答，告知文麟，均覺對方神情可疑，想不到一枚木丸，竟有大用，初意所遇兩人，必是江湖豪客之類，既然發現，惟恐前途有事，師徒二人把話想好，沿途留意戒備，且喜無事，這日船到樂山停泊，照着冰如所指道路，往峨嵋青岫坪走去，對於途遇薛氏弟兄，和後來少年，已全忘却，等由前山上去，到了青

杪坪，見冰如未來，便在青杪坪前山石之上坐候，二人飯已吃過，文麟心細，所有食物用具，起身時早已開單，令人備辦齊全，又在縣城內，添了許多衣糧，以防雪後封山，過冬之用，峨帽本來高寒，時又暮秋，青杪坪以上，草木凋零，當日雲霧滿山，風勢又大，吹得寒林蕭蕭，宛如潮湧，文麟疑要變天，一找冰如所說茅蓬，就在坪前不遠，危崖之下，當地原是一座崖洞，有一老僧，就着崖洞外搭了一座茅蓬，在內清修，二人除隨身包裹外，還有四件行李，兩口書箱，因不知冰如何時才到，所居是在何處，惟恐後山相隔太遠，特雇了六個山民，揹着上山，講好途中還要等人，必須守候送到，錢却不計多寡，挑夫多聚在一起，就着坪前茶攤上，飲茶守候，文麟因恐變天，令將行李移往茅蓬之中，挑夫始而力言峨帽山上風雲，一日之間，陰晴百變，我等生長此地，似此天色，決不致於下雨，後又低聲悄告沈煌，說茅蓬內有一小和尚，力大如牛，最是蠻野，不喜人往驚擾，最好不去惹他，就是下雨，也可往那旁崖下暫避，文麟師徒看出山民誠實，又是城中客店代雇，便由他去，因聽說茅蓬小和尚力大蠻橫，本想終止前念，沈煌年輕喜事，心料茅蓬主人必與冰如相識，執意上前詢問，文麟祇得聽之，到了蓬前，沈煌回身笑說，老師且停，等我先看一下再說，文麟依言止步，吩咐對人務要謙和，不可與之爭執，沈煌剛轉身走不幾步，便見蓬內光景昏暗，暗中豎着兩條又黑又瘦的人腿，由東

而西，緩緩移動，前面堆着雜物柴伙，並不見人，好生奇怪，正自立定觀看，兩條人腿突然加快，已由柴堆後繞將過來，其急如飛，又穩又快，聲息全無，初次看到這等怪事，不禁大駭，等到面前，定睛一看，忍不住笑了起來，原來那兩條人腿，乃是一個又黑又瘦的小和尚，雙手各持一根兩尺來長的竹棍，全身倒立，雙足朝天，點地而行，晃眼便到身前停住，昂頭瞪眼，似要發作，那一雙烏黑光亮的怪眼，剛掃到沈煌身上，面色忽轉，手臂微微在地上一按，立時倒縱起丈許來高，倒翻過來，輕悄悄立在沈煌面前，相隔祇有尺許，身法絕快，一個翻空勁斗，朝人當頭壓下，這等形似動武，又猛又快的動作，如換常人，驟出不意，必認對方想要傷人，往後驚惶退步無疑，沈煌素來沈穩，目光又強，認定茅蓬主人，是師父的朋友，胸有成見，再看那小和尚，生得又黑又瘦，猴頭猴腦，活鬼也似，神情動作，十分滑稽，上來便看出有意相戲，祇把目光注定對方，含笑相待，甚是從容，知道這個小和尚，並不存有惡意，小和尚見他始終氣定神情，大為奇怪，雙手一晃，兩隻猴爪一般的怪手，便朝沈煌迎面抓到，事有湊巧，沈煌武功雖剛入門，所學不多，但一開頭便遇高人，慧圓老尼，雖未親傳，門下弟子却都愛他靈慧，盡心指點，上來學的便是紮基本的功夫，別的不會，內家專門以靜制動的定字訣，却下過苦功，講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和人動手，不到兵器牽脚已快上身，相差

分毫之隔，決不讓避還攻，看得又多，小和尚一動手，便看出那是虛招，越發斷定他是故意戲弄，一面雙目注定對方的手，以防弄假成真，神色依舊從容，冷冷的笑道，師兄逗我作什，我乃簡……：底下話未說出，小和尚已將怪眼一翻，轉怒爲喜，搶口說道，我曉得，不要說了，少時還有人來，同到裏面一談如何，沈煌忙道，多謝師兄，我還有一位老師呢，小和尚低聲說道，方才你說那位，不是你師父麼，沈煌道，這位老師是教我讀書的，小和尚道，這就莫怪了，今日有人來尋晦氣，你那教書先生是個文人，最好等在外面，由你一人入內，我如說話無理，請你不要見怪，都是師父，常年洞中打坐，偏在昨夜出去，又不回來，來人頗有一點門道，單你一人還好辦，添上一個就許照顧不到，受傷怎好，你沒見方才我練蜻蜓點水的功夫麼，這都是爲了師父不在家，想和對頭文比的原故，說罷，暗朝沈煌使一眼色，厲聲喝道，你也不打聽打聽，青樾坪裏和尚的茅蓬，是客人隨便走過的麼，我因和你投緣，容你坐上一會，已是天大情面，如何不知好歹，我這人最恨窮酸，如敢近前，我把他活活抓死，說時，沈煌瞥見崖下走來一個背鐵木魚的和尚，和一個背插鐵鏢的道士，看去分量甚重，正往蓬前走來，猛觸靈機，故意喝道，我們因往山中讀書養病，在此等一同伴，怕要變天，和你商量，少時借地避雨，爲何罵我老師窮酸，誰希罕到你蓬裏去坐，怪悶人的，說罷，面現怒色，似乎氣憤

不平，顯着要動手的樣子，並且怒目相視，望着對方，轉身要走。小和尚猶笑道，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沒有那麼容易，隨說，猛伸怪爪，一把將沈煌抓住，沈煌因知是假，不曾閃避，誰知小和尚的手，竟和鋼抓也似，抓在肩膀之上，痛澈心骨，忍不住啊呀了一聲，人已身不由己，被小和尚拖了進去。小和尚先把沈煌按向蒲團之上坐定，喝道，我今日一人在家，心甚煩悶，既來便須陪我玩上一會，隨又將臉向外，低聲笑道，這是假的，我想借此試試你的力量，誰知這等嬌嫩，帥弟不要怪我，對頭快來，我看看去，有事你不要管，這情形給文麟看得畢真，因聽沈煌呼痛，想起挑夫之言，心甚驚疑，忽見沈煌將手連搖，並使眼色，小和尚隨即走出，先朝兩旁一看，見無人來，手朝文麟一擺，然後喝道，你這人再不走開，我要抓你了，文麟料有原故，同時瞥見那一僧一道，正順對面崖坡走上，覺着小和尚，裝得不像，沈煌被人強行拉入蓬內，回來大人，斷無不問之理，欲與爭論，剛開口說了句，豈有此理，小和尚已大怒奔出，同時隨來挑夫均知小和尚的利害，因覺雇主爲人厚道，恐其吃苦，忙趕上去，將文麟強行拉勸回來，一面朝小和尚陪笑說道，袁和尚爺爺，他是個讀書相公，不知你這裏規矩，你想小相公，陪你玩一會，要得，生氣做啥子，一面暗告文麟，這小和尚看去瘦小枯乾，武功高得出奇，便我們幾人拿了扁担，一湧齊上，也不是他對手，好在他決不會傷小相公，我們等

一會走，也是一樣，文麟坐在一旁，假裝生氣，連說豈有此理，那一僧一道，已然走近，在旁閑看，見小和尚被人勸回，道人似想朝文麟問話，還未開口，吃和尚攔住，低語道，看這神氣，那裏會是對頭朋友，就是這等文弱的人，憑我們也不能拿他怎樣，我看這小黑鬼可疑，莫要是那老鬼新收的徒弟罷，道人冷笑道，師兄，我看你簡直自從嵩山一敗，便寒了胆似的，也不想，老鬼今年多大年紀，早已闖了山門，以他爲人，怎會收出這類強橫野蠻，又醜又怪的徒弟，和尚低聲答道，這事難說，還是探明了好，莫要白費十四年心血，今日又撞在釘子上面，仇報不成，以後如何見人，道人微一尋思，似覺有理，各把所搯鐵鏟木魚放下，正待往蓬前走去，小和尚突由蓬內轉身走出，手裏拿着兩根三尺來長的竹竿，敲敲打打，邊走邊回頭，對沈煌道，你不陪我玩，也不勉強，誰讓你找我來的，要走須等天黑，或是下雨之後，乖些聽話，我便不難爲你，否則方才你也嚐到利害，莫怪我狠，崖旁柑子樹上，我還留有幾個大的，捨不得吃，我給你取來如何，說罷，也不理那和尚道士，便往崖側走去，那柑子樹在一崖凹之下，朝來有雨，樹下一帶滿是泥污，小和尚自言自語道，這地方真討嫌，祇一下雨，便遍地泥污，說罷，身子往前一探，人便握着竹竿，雙脚朝天倒立起來，跟着，雙竿點地，倒立而行，到了崖前，便往下縱，同來道士本要上前發話，及見小和尚，手持竹竿倒立而

行，竿石相觸，聽不到一毫聲息，身法輕靈，從來少見，那崖口相隔崖間，約有丈許高下，降時，雙手各用三指，捏着竿頭，在石地上，微一點勁，人便凌空縱起三四尺高下，依舊腳上頭下，一個魚鷹入水之勢，朝下面泥地上射去，微聞刺的一聲，人已到地，身子畢挺，始終倒立，和釘在地上一樣，絲毫不動，方自驚奇，互相對看了一眼，小和尚好似怕把衣服弄髒，仍用雙竿點地，到了樹側，兩膀微一屈伸，人便倒縱而起，用一足鉤住樹枝，將雙竿併入左手，再伸右手，將柑採下，共是三隻，內有兩隻，連枝採下，含在口內，另一隻最大的，似因手小無法帶走，便用雙足夾住，依舊雙手分持竹竿回走，僧道二人已看出小和尚的輕功，大有來歷，見他口含雙柑，雙足又夾一柑，手捏竹竿，在爛泥裏倒立回走，方想崖高丈許，又峻又陡，祇有一段，微微往下傾斜，非有武功的人不能提氣直上，平常人走都走不上來，似此持竿倒立，決縱不了那麼高，看他如何上法，心正尋思，小和尚雙竿點地，突然加快，到了斜壁之下，口喝一聲躲開，因口有物，語聲含混也未聽清，小和尚忽把兩膀往下一按，身子一躬，雙足往上一登，所夾柑子，首先彈丸一般，向崖上高高拋起，同時人也自上下拔，一個怪蚌翻身之勢，全身倒翻過來，雙足落向半壁腰上，微一點勁，就勢改上爲下，凌空斜縱起一丈多高，將右手竹竿夾向左脅，身子凌空直上，朝先前拋起來的柑子搶去，柑正下落，離地還有

丈許，那小和尚飛身縱上，恰好接住，身法靈妙，捷逾飛鳥，好看已極，落地之後，引得那些挑夫同聲喝采，直說袁和尚真好本事，小和尚落地之後，本往茅蓬走去，神態從容，若無其事，聽衆叫好，忽把怪眼一翻，回身喝道，不開眼的東西，這算什麼，我不過見那娃兒口乾，又被抓痛，想請他吃個柑子，怕弄髒了衣服，當我賣弄不成，說時，竹竿已自拋下，正剝那橘皮，條地把手一場，祇聽叭咬一聲，挑夫身旁碎石紛紛飛中，崖石已被打破了一片，挑夫都是土著山民，知道小和尚利害，當他真個發怒，紛紛奔逃，小和尚笑道，不要害怕，我逗你們玩的，說時沈煌已早由內走出，小和尚把手中柑遞過，笑道這柑子很甜，補你的苦罷，隨拉沈煌待往蓬中走進，凶僧見小和尚輕功之好，已是少見，又用一塊橘柑皮，把相隔丈許的山石，打碎了一大片，越發駭異，正和惡道使眼色，想要退走，惡道本來欲前又止，舉棋未定，忽似有什感覺，猶笑一聲，喊道：小和尚回來，小和尚聞聲，故作不知，仍拉沈煌同往裏便走，到了蓬內，低聲說道，這兩對頭很凶，我一人還應付不了，你快躲到我師父崖洞裏去，千萬不可出來，少時，又聽惡道二次呼喝，小和尚把沈煌往裏一推，轉身走出，朝惡道把怪眼一瞪，喝問道，那個是小和尚，你亂吼些什麼，我又不認得你，趁快走，在此討厭，你就要吃苦了，惡道聞言大怒，猶笑道，你小小年紀，莫要出口傷人，我因看你武功，頗有根底，極似我

朋友的傳授，你師父叫什名字，在家沒有，小和尚也冷笑道，我看你還怪不錯呢，憑我師父，會有你這樣跳端公的老雜毛做朋友，真把人的牙都笑掉，再要討嫌，我就不客氣了，惡道剛把凶睛一瞪，未及開口，旁立凶僧早搶向前而攔道，他那小年紀，你何必計較，隨向小和尚問道，佛門弟子，不可這樣蠻橫，莫非這也是你師父教的麼，即便我們料得不對，你師父想必也是有名之人，還怕被人知道不成，小和尚笑道，你這胖頭大肚子的玩意，到會說話，實不相瞞，我不肯說，乃是好意，這老雜毛偏和我發歪，有多氣人，凶僧一面攔住惡道，轉問怎是好意，小和尚道，我怕說出來嚇你們一跳，還不要緊，要把你們這討飯木魚，和那盜墳的傢伙，嚇掉此地，那麼蠢重的玩意，你們拿他當石碑駝着玩，賣弄傢私，和幾斤蠻力，我人小身矮，拿他費事，豈不討嫌，師父看見，再疑心我學做狗強盜，由別處偷來，這頓打那個能挨，話未說完，惡道固是怒不可止，凶僧也自有氣，祇爲小和尚年紀雖輕，武功驚人，不把話問明，不敢冒失發作，及聽對方一味譏嘲戲侮，也自怒火上攻，兩道濃眉，目射凶光，正要開口，惡道已忍不住怒火，饒厲聲喝道，小狗欺人太甚，祖師爺念你年幼無知，不值計較，快將你師父姓名說出，饒你不死，小和尚聞言，也不生氣，反到笑嘻嘻問道，要說也行，你這兩樣討飯哄人的傢伙，我看了心煩，我老怕說出我師父，把你們嚇跑，將他遺留此地，實在討嫌，想找明

說容易，這麼辦，你們把他拿開，再說如何，凶僧爲人，比惡道還要殘忍凶暴，如非疑心對方師長，是個可怕人物，早下毒手，聞言猶笑道，你既然有些怕他，不會自己動手，把他丟出去的麼，小和尚喜笑道，胖和尚，這是你說的，你問老雜毛，願意不願，你這兩樣玩意，太嬌嫩，我又粗手粗腳，一個不留神，將他碰壞了一點，莫要訛詐撒賴，我可沒錢賠，惡道見那二尺方圓的鐵木魚，雖非全是實心，少說重有三百來斤，便自己這柄純鋼打就的日月神仙鏢，也有一百六十餘斤之重，師兄弟二人，全仗這兩件東西成名，因是煉就神力，橫行江湖，每次上場，不必動手，便這兩件隨身之物，先把敵人震住，小和尚却說得那麼輕鬆嬌嫩，彷彿一碰就碎，話太欺人，心中有氣，怒火上攻，又想對方這點年紀，口出狂言，到要看他是否能夠隨便拿起，接口猶笑道，小狗少要發狂，這鏢和鐵木魚最輕的，也有二百斤，均是精鐵純鋼打就，祇有本事，休說毀壞隨意，祇你能隨手拋出五尺以外，我便服你，管你師父是誰，當時就走，你意如何，小和尚越發喜笑道，你兩個俱都認可，這太妙了，活了這大年歲，說出話來，不許抵賴，說罷，不等回話，便將惡道的鏢拿起，笑道，這傢伙果然是重，我還當他空心湯圓，故意裝點門面，來唬人的呢，口中說話，雙手握着鏢柄，便往前拖，那鏢十分沈重，又有銳角，吃這一拖，所過之處，咬咬連響，山石粉碎，地面上立被拖裂了兩條凹槽，惡道見

他好似吃力，冷笑道，小狗，這就是叫拋出去麼，因僧的鉄木魚，原放在前面石地上，惡道鋼鏟，倚在一株斷樹樁上，相隔約有兩丈遠近，小和尚雙手握鏟，反身倒拖，聞言回顧，笑答，你不必忙，還早着呢，不是那鉄木魚還沒試過麼，反正我有法子交待，你們不心疼，包你喜歡，隨又笑嘻嘻，自言自語道，這盜墓的玩意，如此沈重，那討飯木魚，看去又重又大，不知是真是假，我這個人死心眼，照例不到黃河心不死，祇有一件是紙老虎，我就有法交待，這大玩意，我老不信會是真鉄，好在人家不要我賠，我先打他一下試試，要能打碎，再丟出去，也省我好些氣力，因僧比較心細，早看出對方雙手倒拽鋼鏟，往前拖走，看是吃力，身法步法一毫未亂，那一雙小手緊握鏟柄，鋼鈎也似，看去氣力十分沈着，口中又在隨意說笑，分明全是做作，心雖驚奇，覺着對方神力驚人，這等裝腔，必有用意，祇不知他如何下手，一見惡道，滿面怒容，忍怒待發神氣，情知勁敵當前，遇見奇人奇事，對方師長，便非強仇，也是一個難惹的異人，同伴尙未看出，忙在暗中搖手示意，不令妄動，以防鬧風，無法下台，惡道怒火頭上尙未領會，一聽小和尚那等說法，越發有氣，怒喝道，小狗，這是空的，你祇用此鏟，打那木魚一下，我便饒你，否則管你師長是誰，今日也休想活命，隨聽道旁樹後，有人接口冷笑道，憑你也配，惡道大怒，方喝何人大胆，聲才出口，猛瞥見小和尚哈哈一笑，雙

手倒握鋼鏢，忽作大半環形，就地上掄將起來，不禁大驚，還未看真，寒光如虹，那平日擦得精光明亮的鋼鏢，已自地飛起，隨同敵人雙手，打向鉄木魚上，祇聽瑣的一聲巨響，和一片吡吡爆裂之聲，石火星飛，沙石雨射中，鉄木魚中空之處，竟被那鏢打裂了一口，凹進幾寸深一個大坑，下面山石，也被震碎一大片，小和尚連氣都未喘，急得雙足亂逆罵道，狗哨的老雜毛，偏不肯滾，害我祇顧打賭，把地面拉碎了兩條大口，又震破這一個大坑，師父回來，要饒我才怪，你害我挨打，我也叫你們費一點事，你叫我拋出五尺，偏拋一丈，叫你老雜毛，胖浮尸自己檢去，說罷，將手中鋼鏢搭向木魚破口之上，往前便拖，凶僧先看出對方，這次真個有些吃力，小和尚已將鉄木魚拖到崖口，凶僧惡道做夢也沒想到，一個未成年小和尚，竟會有此神力，呆得一呆，一串山石碎裂，軋軋之聲，小和尚到了崖口，先將鉄鏢倒拖，改拖爲推，順着斜坡，把鉄木魚往下推去，凶僧剛想起下有泥坑，叭的一聲，鉄木魚先被推入泥潭，泥漿四濺，滿崖皆是，小和尚跟手握起鋼鏢，掄圓起來，連人帶鏢，轉風車般滴溜溜一轉，把手一鬆，喝聲叫你滾去，鋼鏢隨手飛落，同墜泥潭之中，凶僧惡道，見狀大驚，急怒交加之下，因那鋼鏢又沈又重，鋒利無比，挨着便要骨斷筋折，對方人小鬼大，恐其朝人甩來，當時未敢冒失上前，兩次一呆，不及阻止，事完趕過一看，不禁急怒攻心，雙雙怒吼，便朝小和尚

撲去，原來下面乃泥坑最深之處，那鐵木魚被小和尚推落，陷入污泥之中，已不見一點影迹，鋼鐮雖然較輕，但吃小和尚掄起一甩，勢子更猛，鐮頭又是橢圓形，一下刺入污泥之下，僅現出三四寸長，一段鐮柄斜插泥中，正往下沈，等凶僧惡道趕來，祇依稀辨出一點影迹，兇眼沈入泥內不見，不由大怒情急，雙雙縱上前去，剛舉手要抓，小和尚身形一閃，便自避開，笑對沈煌道，老雜毛胖浮尸，都不要臉，你還不快逃到我師父洞中躲起，被他抓上就沒命了，沈煌本在蓬前遙望，見敵人全被小和尚激怒，一同動手，無奈小和尚手法輕快，甚是滑溜，邊躲邊喊，知爲自己而發，心方一動，猛瞥見凶僧一雙豬眼，注定自己，正在猶笑，似要追來神氣，不禁驚疑，忙急後退，凶僧忽然怒喝追來，沈煌大驚，仗着人小輕靈，茅蓬中又堆滿山柴雜物，亂糟糟的匆匆，接連兩繞便到洞口，忙往裏面逃去，因信服小和尚，滿擬對方再三囑咐，令其逃入洞內，不是內裏藏有異人，便是另有逃路，目光到處，洞大不過三四丈方圓，並無出口，也無一人在內，全洞空空，祇當中有一蒲團，因歷年太久，十分陳舊，殘破不堪，蒲團側面，有一木架，上有一根黑禪杖，和一個大水瓢，門口地上，好似橫着一根木棍，也未看清，此外空無所有，耳聽身後凶僧，已自喝罵追來，心正惶急，深悔不該聽小和尚的話，誤入死地，忽聽木棍響動，好似洞口木棍，被凶僧踢開，跟着又噫了一聲，百忙中想起自己路過當

地，與凶僧無仇無怨，怕他則甚，沈煌正待反身理論，忽聽小和尚笑道，你上了我的當了，回頭一看，凶僧面帶驚慌，正轉身往外逃去，小和尚在洞口，凶僧似有急事，也未理會，剛一轉背，正遇惡道，由外追進，凶僧忙着逃出，差一點撞個滿懷，惡道剛怒喝小狗，休想逃走，凶僧已急急匆匆，連使眼色，搖手低語道，果不出我所料，還不快走，惡道瞥見洞中祇有兩個小孩，剛冷笑得一聲，意似不肯罷休，忽聽外面鷓鴣鳴，當時面色大變，一言未發，慌不迭隨同和尚，往外逃去，小和尚隨拉沈煌趕出，文麟在外旁觀，見凶僧惡道雙雙追入，洞既昏暗，又無大人在內，心中愁慮，關心過甚，不暇再計安危利害，飛步正往茅蓬趕去，忽聽空中連聲鷓鴣鳴，甚是耳熟，抬頭一看，正是溫泉峽，所遇兩黑鷓，內中一隻，鷓背上似還坐有一人，知是仙禽異鳥，如見自己在此受欺，必來解圍，心中驚喜，忙喊二位仙禽快來，凶僧惡道已由蓬內飛跑趕出，兩下恰好對面，瞥見文麟迎面跑來，凶僧在前，方伸手要推，忽似被什東西擋了一下，往側倒退了好幾步，同時空中鷓鴣更急，面容驟變，大驚失色，惡道也似有什警覺，一同轉身倒退，往原路崖坡下飛跑逃去，文麟心中奇怪，回顧惡道，先前注視之處，乃是幾株稀落落的柵欄樹林，林中有一身材臃腫的肥胖道人，穿着一件黃葛布道袍，手持一根茶杯粗細的竹杖，正往林側無人之處走去，行動遲鈍，看去似頗吃力，別的並無異狀，因聽鷓鴣甚急，想

起前車，忙抬頭一看，兩鵬中一隻已朝兇僧惡道追去，看神氣似要迎頭下擊；忽又聽一聲長嘯，宛如鸞鳳和鳴，聲振林樾，似由左近里許，一座小峯之上發出，那鵬已快追到兇僧惡道頭上，忽然一聲怒嘯，展翅飛回，因見兇僧惡道忘命奔逃，神情十分狼狽，與先前窮兇極惡，聲勢逼人之狀，簡直相去天淵，未免多看了兩眼，就在這一轉眼之間，另一鵬迅速異常，已由頭上，直飛過去，鵬背上人，似朝下面揮手招呼，先未看真，耳聽沈煌大聲急呼，老師快看，那不是狄大哥麼，說時沈煌正同小和尚由內奔出，手指上面急喊，文麟順手一看，那鵬已往後山金頂一面飛去，另一鵬也自追上，一遞一聲，互相鳴嘯，鐵羽凌風，漸飛漸高，晃眼投入前面雲烟杳靄之中，不見影迹，鵬背上人果是狄龍子，囚已飛遠，未及招呼，不知怎會來此，沈煌喜道，想不到狄大哥，也在此山居住，其總分手不多幾天，他居然能夠騎鵬飛行，幾時我找他去，學着騎鵬多好，小和尚開言，面帶驚喜之容，笑問，這是我大師伯，所養神鵬，你們怎會相識，沈煌說了前事，小和尚笑道，如此說來，你們都不是外人了，方才我因對頭來尋簡師叔惹厭，師父不在家，不得不裝腔作態，打發他們，告訴你這位周老師，不要怪我，其實簡老師伯的本領，和我師父差不多，休說這一僧一道，便是再加十倍，也非他老人家的對手，祇為均簡師叔自從終南山獨劈七十三名盜黨之後，便受師責，三年之內，無論遇什橫逆之

事，均不許和人動手，所以你們來時，那場惡鬥，祇將關中九俠約去，不曾出手，否則，像鐵帽子那般盜黨，怎經得起他老人家出手一擊，加上今日又有點事，不曾趕到，師父也不在家，致被這兩個狗賊，在此耀武揚威，其勢汹汹，真個氣人，如非想了一個主意將他們平日仗以橫行那兩件招牌，丟到泥潭裏去，還消點氣，那泥潭污泥甚深，日子越久，越往下陷，這輩便他們也不用打算將他取出，使他告化子沒得蛇耍，我這主意有多妙呢，早知大師伯二鵬要來，黃師叔也隱在一旁，誰費那麼大事，把師父輕易不用

的秘權杖也請出來了呢，沈煌笑問，兇僧追我時神態甚是凶惡，忽然害怕逃走，我曾聽洞口那根木杖被他踢了一下，可是你說那秘權杖，小和尚道，正是此杖，昔年我師父，原是隱居北天山的一位劍俠，與大師伯白眉禪師，乃同胞弟兄，弟兄都是生具異稟神力，從小便能手捉飛鳥生擒猛獸，又都生就白眉異相，我師父眉毛更長，由兩鬢角左右斜掛，一直垂到口旁，對敵發威之時，鋼針也似根根倒立，壯年在橫南北天山一帶，飛俠白眉子之名，無人不知，那盜賊惡人死在他手下的，不知多少，因是幼喪父母，師伯從小好道，七八歲上便被一高僧渡去，收為弟子，弟兄分別，將近五十年，才得相見，師父連經師伯四渡化，方始歸入嵩門，初出家十餘年內，雖然勤修佛法，操行清苦，但地天性豪放，他見不平和惡惡肉之徒，仍喜出手，因僧之名，又傳遍在關中一

帶，後經師伯苦勸，才在各地名山結茅清修，往往一座禪關，便是經年，極少預聞外事，他和簡師伯原是昔年至交，方才來的凶僧惡道，在三十年前曾與師父相遇，此時，師父已早出家，所持秘權杖，乃是宿海西崑崙絕頂所產，看似一根木杖，實則比鋼鐵還堅，原是千年神木所製，偶在秦嶺深山之中，途遇凶僧惡道行凶害人，師父孤身一人，將四十多個有名賊黨，全數打倒，爲首凶僧也被擒住，因奉師伯之命，不許妄開殺戒，凶僧和衆賊黨，借口敗在師父手內，不算丟人跪地求饒，同時又由凶僧口中，問出雲南石虎山有一神僧，同師父長得一樣，也叫白眉和尚，師父想起前一月，還和師伯相見，並無石虎山坐關之事，如是昔年撫養自己的胞伯，計算年齡，當在二百以上，意欲前往訪看，便將凶僧賊黨放掉，行時再三諾誠，說你們從此放下屠刀改惡向善便罷，否則被我查知惡迹，祇見到這根秘權杖，休想活命，惡道晚到一步，雖未和師父交手，也會在場目睹，所以那等怕法，一見此杖，便即逃去，師父隨將師伯尋到，正要趕往雲南尋訪，在貴州道上遇見簡師伯，談起此事，才知那位老禪師，也叫白眉和尚，是位神僧，得道多年，並還與簡師伯相識，師父覺着雙方年紀相差太多，再一盤問，才知簡師伯原是一位前輩劍俠，爲峨嵋派中能手，爲了昔年殺戒犯得太多，夙孽又重，被罰隱迹人間，以常人行道，本來功行已快圓滿，又因獨鬥羣凶，連殺好了幾十個，誤犯師門戒條

，這數年內，任受欺凌，不許再開殺戒，無如生性疾惡，老改不掉，這類事不知犯過多少次，其實他老人家，日夕想念的恩師，早已不在人間，每次受罰，均是事後反省，自知犯過，按照師父規條，向空跪祝，供吐罪狀，如法嚴處，並非真個奉有嚴命，師伯師父均和他交往多年，見他數十年來形貌未變，早已疑他是位有道之士，這時一聽，才問出一點來歷，詳情似不肯吐，於是三人結伴同往，到了石虎山還未上去，便遇一少年和尙，攔住說，你們來意，我師父盡知，師父原是你二人的伯父，本來功行早已圓滿，祇爲昔年救了二十多個有根器的少年男女，發上宏願，另代他們解消前孽，重又留滯人間兩甲子，再有數日，便要坐化，你們來得原好，無如現在坐關，不能相見，等到第三日夜間，當命師父坐下神鷗，前來接引等語，師父和那小和尙談了一陣，甚是投機，見他年紀至多十七八歲，却說隨侍師祖已有多多年，救那二十多個少年男女時，並還在場，好生奇怪，問他法名，答說四大皆空，要名做什，爲的便於呼喚，叫我昔年名字阿童便了，說罷別去，那山高出雲天，半山以上，終年雲霧冰雪，封閉不開，多高武功，也難上去，祇得罷了，說時簡師伯在旁，和阿童相對微笑，以目示意，雙方好似老友重逢，心中有話，不肯當面明言之狀，問他不說，當日住一巖洞之內，半夜大雪，簡師伯忽然不知去向，師伯好似早有默契，始終不曾開口，也未問其何往，祇師父一人對他留意，

天明後，才見簡師伯騎了一隻白鷓，後隨兩黑鷓，同自空中飛下，見面一問，祇說昨夜洞口望雪，被白鷓飛來接去，師祖並未見到，因聽阿童說起，當初白鷓也是黑色，雌雄一雙，雌鷓早已送人，這兩隻小黑鷓乃他所生，白鷓聽經多年，羽毛已變白色，深通靈性，日內便隨禪師化去，阿童奉命坐關，恐兩黑鷓野性難馴，出外惹事，難於安排，知其頗有靈性，如由師伯收養，見是老恩主的姪兒，必能馴服，以後深山苦修，仗以護法，也有許多用處，因三日後上山，祇是匆匆一見，便要分手，無暇多談，為此託簡師伯將二鷓帶來，一認主人，他見師伯與老主人形貌相同，又是高僧，必更心喜等語，師伯和那老小三鷓，好似本來相識，親熱非常，二黑鷓便不再離去，自能求食，又是從來茹素，無須操心，到第三日半夜，白鷓二次飛來，三人同騎上山，師祖已功行圓滿，準備停當，見面一看，果是幼年撫養自己的老伯父，互相談了一陣，師弟兄二人，上輩均是單傳，生下來便是一雙白眉，到了師祖這一輩上，太師祖年已八旬，又生一子，便是師伯師父的父親，師祖從小信佛，早有出家之想，祇為家中人丁太單，自己終身不娶，父母爲了子嗣時長憂念，晚年來忽生幼弟，自是喜慰，第二年父母相繼壽終，先把兄弟撫養成

人，剛爲娶妻生子，不滿三年，夫妻二人同遭瘟疫而亡，把師伯兄弟，撫養到八歲，忽然悟道，知道各有因果，便將孤兒託與一位老友，由此削髮入山，今見師伯禪修靈悟，

師父昔年娶一俠女，生有三子，妻死之後，又被師伯渡入佛門，大爲嘉勉，隨指點了幾句禪機，便卽安然坐化，阿童奉有師祖之命，不令三人久留，當時便催下山，由此二鵬，便隨師伯同修，你們所見穿黃葛衣的道士，也是一位異人，那兩黑鵬，因憎惡道，昔年曾吃過他們大苦，深知利害，况又見到這位前輩異人，自然望風而逃，連什麼都不顧了，聽師父說，簡師伯武功驚人，並世無雙，並還精通劍術，好些神奇之處，祇是他老人家，隱迹風塵，閱歷已深，不肯顯露罷了，你做他的徒弟，真是福氣，此去務要格外用功，遇事小心，莫惹他老人家生氣，包你不久便可成就，沈煌謝了指教，文麟見小和尚，年紀不大，初見時，那等滑稽玩皮，這時說話，却是彬彬有禮，應對從容，與先前言動野戀之狀，迥不相同，才知先是故意做作，便問他雷四先生可曾相識，小和尚笑答，這位老人家是個殺人不展眼的魔王，江湖上人，個個害怕，叫他凶神惡煞，多利害的賊黨，也聞名喪胆，望影而逃，像周老師這類文人，多半不甚投機，怎會相識，二人便將黃桷廟吃麵，停船相遇之事說了，小和尚道，此事奇怪，照例他老人家看人極少順眼，照此形勢，不特沈師弟被你看中，因是簡師伯的門人，祇好拉倒，不去理他，恐連周老師，他也有什用意，否則不會如此，我看沈師弟本質甚好，我雖不大內行，看周老師這雙眼睛，照着平日耳聞，如肯習武，必有成就，也許雷四先生想收周老師做徒弟

罷，萬一所料不差，四先生有一樣獨門功夫，周老師學會之後，却不要忘記我呢，文麟見小和尚貌雖醜怪，靈慧絕倫，談得也頗投緣，隨口答道，雷四先生，異人奇士，恐我無此福緣，祇要如你所料，我們情如一家，那還有什話說，小和尚笑道，你到說得好聽，好心我自感謝，你那知道這位老人家的怪皮氣呢，正說之間，忽聽身後有人笑道，小猴兒，你又隨便亂說，你師父回來，再打你，就沒有人勸了，衆人一看，來人正是簡冰如，沈煌正喊師父，迎上前去，小和尚笑答，簡帥伯不要嚇我，又沒對外人說，冰如笑道，方才我遇黃腫道人，說你太已淘氣，我對因僧惡道原有安排，你便爲我打抱不平，稍爲戲弄，再抬出你師父的名號，把他嚇跑也能，爲何把人家隨身多年，仗以成名的，兩樣東西，丟在泥潭裏去，永遠無法取出，這仇可結得太深，仗着你師父護庇，暫時自然無事，將來不免在外走動，你師父近來功行日深，日後禪關一坐，便兩二年以上，一旦孤身在外，狹路相逢，看你如何應付，小和尚把怪眼一翻道，我就不信這一套，他們祇比我多了幾斤蠻力，再過數年，焉知我不比他更凶呢，冰如笑道，小猴兒老是倔強，早晚吃苦，天已不早，今夜就許變天，我們要上山去，懶得和你說了，沈煌笑問，師父怎此時才來，冰如低語道，有話閑時再說，我們走罷，小和尚隨把冰如拉向一旁，低聲附耳說了幾句，說完，又趕過來，和沈煌慇懃話別，約定半年之後前往尋

訪，說罷，文麟便令挑夫拾了行囊衣物，一同起身，往山頂走去，時已黃昏將近，到了捨身崖畔，挑夫見地頭還未走到，天已昏黑，繞過崖去便無投宿之處，仰視天空凍雲密布，山風凜冽，俱都有了寒意，正在暗中商計，如何找尋食宿之處，文麟沈煌多半日未進飲食，也覺腹中饑渴難忍，想向冰如探詢，忽見前面暗霧影裏，有兩個和尚，持燈走來，近前一談，才知冰如事前早有準備，覓好投宿之處，二和尚的小廟，就在左近不遠，因防挑夫認得地方，假說地頭已到，由文麟給了加倍酒錢，令在廟中飽餐安臥，明早各自回去，衆挑夫原是本山土著，識得途徑，見當晚天色不佳，惟恐萬一半夜裏下了大雪，封山難行，仗着沿途廟宇人家，什九相識，可以借住，心想趕一段是一段，匆匆吃了一個飽，向廟裏要了些松柴，紮了十幾根火把，便向三人謝別，相偕一齊回到原處，三人留他不聽，祇得聽之，挑夫剛走，冰如說往廟外看看也自走出，沈煌正和文麟，倚枕閑談，忽聽和尚來說，山下神燈出現，請往觀看，二人久聞峨嵋佛光神燈之異，（此是峨嵋常見奇景作者親見幾次，除金頂佛光，似由雲霧中，斜陽折光迴照而外，關於神燈，至今科學家未聞解答，）聞言忙同趕往廟外，隨着和尚手指，憑崖俯視，見那神燈初出現時，宛如三五點較大螢火，在半山之間，明滅閃動，一會漸多起來，晃眼之間，滿山皆火，宛如千萬點明星，浮沈往來，緩緩移動，立成奇觀，二人正注視間，忽聽隔

岸一聲虎嘯，當時山風大起，震得山谷皆鳴，隨行和尚急呼施主，快回廟去，這是上月由北山竄來的，那條白額虎，凶惡無比，簡居士偏又離開，我們被他看見，就沒命了，話未說完，目光到處，對崖暗影中，突現出兩團茶杯大小的藍光，望去明燈也似，兩岸相隔，不過兩丈，對崖地又較高，隱聞鼻息咻咻，藍光後面，一條比水牛還大的虎身，也自出現，和尚已不顧命，往廟中逃走，文麟師徒也頗驚慌，剛往回跑，那亮若明燈，凶光電射的一隻虎目，忽然連擺兩擺，隨聽怒吼騰擲之聲，山鳴谷應，二人也逃進廟去，將門關上，就着門縫往對崖定睛一看，原來虎身上不知，時多了一條人影，那虎似想將背上人甩下，連縱帶跳好幾次，隱聞虎嘯中，雜以拳擊之聲，那虎好似挨打不過，又甩不脫，忽然震天价一聲怒吼，虎目藍光立時少了一團，緊跟着厲嘯，勢更猛惡，耳聽對崖，喝得一聲打死你這大貓，聽去方覺耳熟，虎已騰身一躍好幾丈，望對崖草樹叢中竄去，一晃投入暗影之中，遙聞人虎呼喝吼嘯之聲，越去越遠，隨聽有人叩門，正是沐如回轉，沈煌忙問：師父可曾見虎，虎背上人是誰，好似我狄大哥，他共總拜師不多幾天，如何會有那大本領，沐如邊走邊答道，莫小看你狄大哥，此子之母，無夫而孕，本是龍種，稟賦甚為奇異，自來身輕力大，又精水性，從小便能在水面上踏波飛馳，並在水中，睜目捉魚，多遠都能看到，多險惡的水勢，他也不怕，三四歲上，被我無心發

現，知其天賦異稟，根骨特佳，本想收到門下，無如此子性情太剛，須要磨折一番，才能成器，前年我又發現此子天性至孝，和徒兒一樣，越覺埋沒可惜，我知他年紀越大，性情越暴，我為生性其惡，屢犯師門戒條，至今留滯人間，恐其桀驁不馴，日後惹禍，我也連帶受累，為此遲疑，誰知此子福緣深厚，又有眼力，不知怎的，被他看破我的行藏，始而對我苦纏，捨，經我屢次試探考查，覺他性雖剛暴，人却聰明誠厚，心方法活動，想要答應，昔年老友，黃腫道人，也於無意之中將他看上，我正愁在山日少，強詞又多，均是江湖有名大盜，極惡窮凶之輩，放他一人在山，既不放心，如磨出去，用功不便，又恐惹事涉險，雖得有此機緣，立時應諾，剛拜師第二日，白眉老禪師，忽將他和黃道友一齊喚去，令在巖窟後山，代辦一事，雖未正式收徒，因老禪師的伯父也叫白眉和尚，已然成道多年，老禪師早修禪悟，佛法甚高，對於後輩，最喜提攜，此行曾有傳授，也算是個記名弟子，他在禪師那裏住了數日，方才騎鶴飛來，我正由後山訪一老友，與之路遇，談了兩句，此時我便發現山有猛虎，為恐挑夫途中相遇，勸又不聽，祇好暗中跟去，尾隨過了險地，方始回轉，正遇猛虎出洞覓食，被龍子發現，跟蹤尋來，打瞎了一隻虎目，騎在虎背上，也未下來，被虎跳往黑龍崗那面去了，當地是片平崗，下有曠野，那虎必被龍子打死，不會追去，總算此廟和尚運氣，否則虎太猛惡，如無龍子

和我在此，今夜必有人受傷無疑了，廟中住持，與我相識多年，我那兩處茅蓬十分隱秘，不願人知，每有外人來此，多借此廟相見，以前崖溝深險，猿猴均難飛渡，常人本過不去，三年前，山中忽然有大雷雨，將崖谷震斷，倒將下來，恰好橫擋兩岸之上，雖可通行，有的地方仍甚艱險，你途中不曾睡好，可速安眠，天色黎明，便起身了，說罷，三人同去禪堂，分別就臥，次早沈煌一覺醒來，見窗外是一山溝，溝那面有五六隻半人多高的猴子，分別抗着行李箱篋等物，正往前面山崖上跑去，另一個蒼背老猿，在後督隊，前面猴子所抗之物，稍一歪斜滑墜，便厲嘯呼叱，有時還趕上前去，連抓帶打，嚇得那些猴子，戰戰兢兢誰也不敢進跳亂跑，各將所抗行囊箱篋，擡在肩上，人立而行，先看那些猴子與人無異，神態却甚滑稽，看去好笑，後來看出所抗均是自己之物，不禁大驚，忙同趕往外屋，見房門未啓，旁窗大開，所有行囊箱篋一件不在，知被猴子偷去，窗外便是危崖絕澗，相隔兩二丈，雖有一株古松，向外斜伸，前梢樹枝，差不多與對崖相接，常人怎能飛渡，心止愁急忽聽冰如身後笑道，周老師和煌兒無須着急，此是後山老猿，見我們帶了許多行李，前往後山，沿途地勢險峻，不便攜帶，特地喚來幾個同類大猿，代我們將行李送去，空身上路，不好得多麼，沈煌喜道，那猴子是師父家養的麼，冰如笑答，此是友人門下守山靈猿，奉命而來，使我省事不少，沈煌又問，弟

子日後可能常時見到，聽說峨嵋山猴子甚多，師父怎不養他幾個，看家做事，多好玩呢？冰如方答，這類猿猴，多是歲久通靈之物，最難馴伏，你當是容易找到的麼，和尙已端了素麵進來，師徒三人，吃完上路，文麟見天色陰沈，陣陣山風，透體生寒，天空中凍雲密佈，前途又正霧，笑問，簡老前輩，這裏初冬天色，多是如此麼，冰如笑說，我們已在峨嵋近頂一帶，地勢高寒，平日便多雲霧，我那住處，本在捨身崖附近，新近移居後山茅蓬之內，氣候既冷，山風又大，看這天色，今日必降大雪，老弟養這兩日，餘毒當已瀉盡，山路難行，可覺累麼，說時三人正往崖角轉過，沈煌一眼瞥見，前面衰草地裏，爬伏着一條水牛大小的黃影，定睛一看，乃是一隻大虎，同時聽虎嘯之聲，起自草裏，不禁大驚，忙往後退，冰如笑說，徒兒莫怕，那是一隻死虎，許是昨夜龍子所殺，留下小虎在此，沈煌也覺嘯聲急而不猛，比那昨夜所聞，要差得多，一想簡老師在此，怕虎作伴，心中好笑，整近前去一看，果是一隻小虎，好似初生不久，祇有狗一般大，朝着那條死虎懷中亂撞，不住哀鳴，見了人來，立時回身據地，發威怒吼，沈煌初次見虎，恐其咬人，略一停步，小虎已怒吼一聲，迎面撲來，沈煌住側一閃，就着平日淘氣擒狗之法，縱身一躍，避開側面，搶上前去，雙手抓緊虎頸皮，待往下按，方覺虎力甚大，冰如已走上前去，朝着虎頭摸按了兩下，喝道，孽畜，想找死麼，說也

奇怪，那虎雖然不大，却極猛惡多力，先因頭皮被人抓住，犯了因野之性，本在強掙，怒吼不已。吃冰如一摸，當時便馴服下來，口中嗚嗚，似有乞憐之狀，冰如隨命沈煌放手起身，誰知小虎竟跟在後面，尾隨不去，沈煌童心未退，本就不捨那虎，意欲帶往後山喂養，先恐冰如見怪，不敢開口，見虎跟來，心中暗喜，向冰如笑道，師父你看，那小老虎跟來了，大虎想必是他的娘，被龍子哥哥打死，丟下他一個，有多可憐呢，說完，正值文麟向冰如答謝，說連日瀉肚之後，下了不少紫黑血塊，體力已然復原，冰如告以此是靈藥之力，在山中靜養些日，比以前還可強健得多，對於沈煌追問小虎之事，一時之間並未回答，沈煌回顧那虎，已越來越近，依依自己身旁，不時昂首仰望，神情甚是依戀，試一伸手，去摸虎頭，那虎見人摸他，毫不抗拒，反朝沈煌腿上挨擠虎尾連搖，彷彿家養，馴善已極，沈煌越看越愛，忍不住拉着冰如的手，涎臉笑問道，師父你看，這沒娘的小虎，有多可憐呢，一面暗朝文麟，努嘴示意，請代求說，文麟連日得知冰如是位劍俠異人，行輩甚高，年歲雖然不知，照着耳聞口氣，早已過百，惟恐沈煌言動天真，有所忤犯，正在搖手示意，不令開口，冰如已笑說道，此是雪山異種，天性猛烈，如非初生不久，尙未傷人，我早將他殺死了，這類東西野性難馴，你如收養，一旦犯了野性，出去傷害人畜，豈不惹事，沈煌乘機答道，師父既不肯當時殺他，將來長

大，仍要傷人；反不如我們將其帶走，也許能夠管教過來，不許他吃葷，不是就不會傷人了麼，我們不管，反面作孽，師父你說對麼，冰如笑說，你明想把這小虎帶去，馴養好玩，偏有許多話說，你將來必須有伏虎之力，才能馴養此虎呢，沈煌笑答，弟子年小力微，如何會有伏虎之力，好在此虎也是年幼，看他脾氣還好，祇望師父傳授，弟子用功就是，冰如笑答，你真是我魔星，你養此虎，日後却絲毫大意不得呢，沈煌聞言大喜，小虎也似有些靈性，能解人意，連聲歡嘯，沈煌恐他野性難馴，萬一途中逃走，想結一條草索，將他繫上，冰如笑說無須，那虎果然由此不再離開，三人一虎，順着山脚走了一程，又連經幾處險徑，地勢越高，天色也更陰沈，先前隱現冷雲寒霧之中的一輪淡日，已早失蹤，山風已住，沈煌知道冰如，恐文麟病後體弱，不肯快走，正問師父，還有多少路才到，忽然降起雪來，那一帶是片曠野，雪勢甚大，初下時還祇指甲大小，後來越下越密，不消片刻，地面上便鋪了寸許厚一層銀玉，文麟方說，雪勢這大，天晴以後，雪景一定好看，忽然一種山風，夾着大蓬雪花，迎面撲來，由不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冰如偶然回顧，見文麟面色凍得發青，笑道，周老弟，你除毒雖淨，賊去城空，幸仗靈藥之力，轉禍為福，但是復原以前，仍須保重，並且最忌受寒，偏當賊嘯封山時期，我住那地方，外邊茅蓬，內裏是一山洞，氣候比別處冷得多，本想鍛煉煌兒體

魄，忘了老弟病體不愈，山中無人服侍。日後天氣更冷，須到開春雪化，才轉和暖。早晚起牀，仍須留意呢。說時，雪風越大，三人正迎西北風走，沈煌還可，文麟凍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沈煌恐他受凍，心中憂慮，忙搶上前，連喊師父還有多遠才到，冰如答說，就在前面，一轉就到，因雪太大，你看不見，這裏路不好走，必須留意，隨我魚貫而行，末了這一段，本是冰如前行，文麟居中，沈煌尾隨在後，無一搶前問話，那隻小虎，始終依傍身側，追隨不捨，沈煌往前一趕，也忙跟着搶上，冰如因當地崖角之下，是一深壑，見沈煌趕來，恐其雪中失足，早回手一把拉住，方囑留意，忽聽身後刺的一聲巨響，隨聽虎嘯之聲，起自脚底，原來道旁是一斜坡，正與絕壑相連，小虎由右側繞來，勢子太猛，右脚踏空，身子一歪，當時滾落，三人所行之處，左邊危崖高聳，右臨深壑，形勢雖險，尚有二三尺寬的山路，冰如以為自己在前領導，沿崖而行，當可無事，又正談話，一時疏忽，沒想到小虎歡躍跑來，大雪迷目，為避文麟往旁一縱，稍為過頭，就此滑跌下去，沈煌聞聲回顧，雪花飛舞中，虎已不見，祇聽小虎急嘯之聲，由壑底隱隱傳來，不禁急得亂跳，連喊師父，這却怎好，冰如側耳一聽，笑道，本來我防套虎，誤你用功，這樣也好，沈煌急道，這虎落在深壑下面，豈不餓死，還望師父，想什方法，救他上來才好，文麟在旁低喝道，煌兒和我頑皮已慣，對籊老師也是如此，這大的

雪，聽那虎嘯，少說離上面也有百十丈，如今雪勢更大，對面不能見人，如何能夠救他上來，沈煌聞言，自知不合，忙說，煌兒錯了，那虎怪可憐的，冰如道，聽此虎嘯聲，好似未受什傷，死到不會就死，祇不易見他便了，說時，已然行經最險之處，冰如因恐二人滑墜，回身一手一個，拉住同行，轉過崖去，走不多遠，便見前面危崖之下，有一茅蓬，外觀甚是簡陋，蓬後好似有一山洞，與青樾坪所見不同，比較高大得多，雪下正大，看不甚真，沈煌一心想念那虎，見茅蓬頂上青烟裊裊，內有火光外映，笑問師父裏面還有人麼，冰如搖頭未答，進前一看，蓬外掛着一面極厚的風簾，冰如含笑將簾揭起，一同走進，文麟沈煌立覺一股暖氣撲上身來，四下一看，那茅蓬搭在洞外平崖石地之上，內有三榻一案，三把竹椅，上面均鋪獸皮，案上陳着好些文具書籍，壁懸琴劍箏笛之類，打掃清潔，地無點塵，列外兩面，還開着兩個大窗戶，新糊白紙，明淨如雪，當中放着一個大火盆，旁邊堆着好些松柴焦炭，上坐水壺，茶烟裊裊，水開正沸，火光熊熊，滿室如春，祇是不見一人，冰如先似有些奇怪，進門細看了看，滿面笑容，走到案前，拿起一張紙條，看完笑道，此次移居，以為無人得知，誰知仍被他們知道，連夜來此，為我佈置，固然他們那裏，器用齊備，難得設想這麼周到，真叫人受之有愧了，說時，沈煌瞥見紙窗外，似有一個滿頭長毛的人影一閃，忙喊，師父快看，那是什

麼，冰如笑道，此後山居，頗多怪事，尤其我這裏地勢隱僻，就是慣在本山採藥的山民，足跡也祇走到方才陸虎之處而止，左近却隱居着兩家異人，日後遇上，不奉我命，或是對方先和你開口，祇作爲不見罷了，沈煌因外面太冷，探頭一望，雪花如潮，滿空飛舞，什麼也看不見，見那紙條尙在案上，冰如正指點文麟的臥處，近前一着，上寫私淑弟子秦弈秦紫雲恭祝夫子大人喬居之喜，寥寥兩行，筆酣墨飽，甚是秀勁，方想探詢姓姜的是誰，是否方才所說異人，文麟恐其絮聒，使冰如不快，忙使眼色止住，沈煌不敢再問，祇得罷了，茅蓬共是裏外兩間，另一小間，新用竹籬隔斷，用作廚房，內裏飯菜早熟，放在灶旁，用微火溫着，冰如笑說，你二人風雪長路，走這一段，當已腹飢，本來還要親自動手，且喜方才有入，爲我們備好酒食甚多，大概能吃好幾天，煌兒可到裏間，取來吃完，請周老師各自臥床靜養，我先傳你初步紮根的功夫吧，沈煌早就聞得飯香，聞言喜諾，入內一看，果然食物甚多，先前猿猴背去的行囊衣物，除箱子鋪蓋放在外面榻上，有的已代鋪好，下餘都在，暗忖我師徒三人，走得不慢，和猴子相差，並無多時，却佈置得這等整齊，料定中有異人主持，決非都是猴子所爲，這異人連那猴子，早晚必能見到，祇小虎失掉可惜，聽師父口氣頗好，不知能否代我尋回，心中高興，隨將酒飯端出，文麟最愛沈煌，知其從小嬌養，恐做不慣，願往相助，冰如正色攔道，

此後山居，煌兒用功之外，還須下苦操作，才能成功，這還是見他獨子嬌養，人又天真靈秀，資稟更佳，欲其速成，好些通融，否則照我門中規矩拜師之後，至少須要習苦三年，試出心志堅定，體格也自健強，才能談到傳授二字，他爲天性純厚聰明，到處受人憐愛期許，已佔了好些便宜，休看平日對他說笑隨和，一經傳授，便須照我規條行事，絲毫不容寬縱，自來有事弟子服其勞，煌兒天真稚氣，不可過於放任，由他去罷，文麟連忙應諾，一會沈煌擺好酒食，恭恭敬敬來請二位老師入坐，一同吃完，文麟自去歇息，冰如便把沈煌喚至面前，傳以本門心法道，我本峨嵋嫡派，祇爲嫉惡太甚，誤犯師規，至今留滯人間。看我隨和，但是本門法令至嚴，你此後必須隨時留意，絲毫疏忽不得，沈煌聞言，恭敬領命，又朝冰如拜謝師恩，由此對冰如便不敢再隨便開口說笑，冰如見他，誠謹異常，也甚歡喜，傳完初步坐功口訣，便令用功，說往附近訪友，各自走去，沈煌送往門外一看，滿空雪花，宛如狂潮怒湧，門外簡直成了一片銀海，眼着冰如衝風冒雪而去，離身二三尺，便看不見人影，暗忖這大的雪，師父去往何人家中，也不知相隔遠近，是否方才爲他佈置茅蓬的兄妹二人，周老師常說觀人者必於其友，師父這高本領，這裏又是峨嵋後山，形勢險峻，向無人跡，既與師父結交，決非庸流，我此後必能認識幾個，但盼日後也能和那些異人一樣，武功高強，從此雲遊天下，有了防身

本領，便不再怕什麼人，也不枉山中從師一場，祇是老母在家，無人侍奉，這幾日不知是何光景。同時又想到李明霞，原說日後來尋自己，師父由捨身崖移居來此，明霞萬一不知，如何是好，想到這裏心正愁急，隱聞虎嘯之聲，相隔不遠，似在面前崖坡下駛過，靜心一聽，正是方才墜崖的那隻小虎，疑是小虎由壑底覓到上升途徑，輾轉尋來，好生驚喜，忙往雪中趕去，連喊小老虎快來，我和師父都在這裏，那虎已越走越遠，無了聲息，前面不遠，又是一條斜坡，想起冰如曾說，當地形勢險峻，不等天晴，不可出外。冰如恰在此時走開，否則也好，又想起老母行時叮囑之言，惟恐涉險，文麟已醒，在裏面連呼煌兒，祇得走了進去。談了一陣，想起小虎，越覺不捨，決計天晴前往尋找，到了半夜，冰如方始回轉，問知二人，尙未吃飯，笑說，這裏附近隱居的好友甚多，我又好酒，良友對飲，往往終日，夜深才散，你們餓着肚皮，如何能耐，本門規條雖嚴，平日相處，却不拘什麼形跡，以後到時吃飯，無須等我，沈星忙說，師父走後，曾聞小虎在蓬前走過，知因雪大迷目，趕不幾步，便不再聽嘯聲，又怕失足墜崖，退不回來。師父可知西南方有無人家，那虎會不會被人捉去麼，冰如驚道，你這娃兒，怎如此冒失，日間也曾說過，茅蓬前面，祇有七八丈寬平地，兩面懸崖，一面是我們來路，祇是半崖腰上，一條石棧，最寬處不過二三尺，還是我去年所開，以前連這個都沒有，正面雖有三

丈來長一面斜坡，盡頭處便成削壁，離下面雖不甚高，也有三數十丈，稍一失足，滑跌下去，不死必帶重傷，况又大雪，照你所說，再往前數尺，非跌下去不可，倘有不測，如何能對母親，此舉真個荒唐，下次萬萬不可，文麟也着了急，認爲沈煌輕舉冒失，着實埋怨了好幾句，冰如隨說，那虎墜崖時，被人救去，知是我師徒所收，又不願留，本意派人送來，恰值有人在旁，說此虎乃是異種，靈警猛惡，比別的虎強得多，知我常年在外，修積善功，無暇馴養，料定是你意思，恐三月之後，小虎長大，這類靈虎，雖然靈巧感恩，對主忠義，無奈性太凶野，一旦發了野性，決定制他不住，爲此將他引去，先用靈藥，消去他的惡性，稍爲長大，再行還你，你聽虎嘯時，正由崖下經過，此虎已轉禍爲福，暫時無須往尋，人家自會送來，你祇用功便了，沈煌大喜，又問養虎人是誰，冰如接口笑道，此是我師姪子女，兄妹二人，此時還不到見面時候，他們師長和我至交，算起來還比你小一輩，先爲夫妻情厚，誤了道基，歷盡苦厄凶危，勉強仗着兩位老前輩始終維護，才得脫險，同隱在此已有多年，對我十分敬重，他那裏藏有不少疑難酒，每次往訪，定要痛飲，男性司徒，他妻姓秦，近一甲子隱居在彼，除我和一老尼姑常共往還外，夫妻子女一共四人，當時出山修積，從不吐露姓名，也不和外人來往，千萬不可向人洩露，沈煌再問，冰如便不回答，心想這家人既是師父同門後輩，又知我愛

那虎，遲早必把虎送回，人家都有極大本領，我還什麼不會，日後相見，豈不難堪，由此用功越勤，冰如每隔三數日，必要出外一次，見沈煌天資絕好，一點就透，用功更勤，也頗高興，那雪時下時止，過了幾十天，方始放晴，這日冰如出門，沈煌初學輕功，一時無聊，去往門前雪地上，練那提氣輕身，踏雪無痕草上飛的功夫，見快雪初晴，朝陽滿山，遠近松林，都成了玉樹瓊枝，到處銀光璀璨，十分好看，俯視白雪片片，均在崖下，頭上天色，却是一片青蒼，有時也有一兩片白雲，載沈載浮，緩緩移動，與那萬里碧霄，互相映對，更顯得雲天浩蕩，風景壯麗，以前從未見過，不覺興起，笑喊，周老師終日看書，這好雪景，也不出來玩賞，文麟原因苦戀淑華，今生不能如願，起了出世之想，看出冰如世外高人，意欲隨同入山，一面照護沈煌，就便隨同學習武藝，結納異人奇士，等沈煌學成之後，披髮入山，所以每日除教沈煌讀書外，幾次想要拜師，冰如均未允許，但任沈煌私相授受，也不加禁阻，文麟祇當冰如不知，每值冰如外出，便照沈煌所說暗中勤習，當地乃峨嵋後山，風景最佳之處，也無心情觀賞，這日用功剛完，拿着一本漢書，臥床觀看，正想心思，忽聽沈煌在外面大聲急呼，忙即走出，笑問煌兒何事，沈煌告以當日天色甚好，雪景尤佳，師父訪友未歸，何不取些酒肴出來，對飲賞雪，文麟素把沈煌愛如親生，祇要不誤學業，向不拒絕，隨同去茅蓬內，取出桌椅

杯筷，安排酒食，沈煌記準那日冰如之言，再三請文麟多穿兩件衣服，在外坐候，由他一人親自下手，文麟勸他不聽，又見沈煌自從用功以來，體力越強，不畏寒冷勞苦，也就聽之，沈煌去往廚下一看，恰巧所有食物，均在午飯時用完，想起文麟最喜食母親所製臘肉血豆腐，來時帶有甚多，正好煮來下酒，並留與冰如回來同食，仗着連日學會燒飯煮菜，自在蓬內生火煮肉，文麟一人在外閒眺，知道沈煌年幼喜事，想博自己歡心，入山時所帶食物本多，又常有人暗中送來，必是在內加意備辦，先未在意，後見血豆腐煮好，沈煌恐文麟久候不耐，先切了一大盤，把酒放入暖壺之內，一同送出，請文麟先用，文麟拉他同飲，沈煌力言，師父少時還要回來，單這一兩樣酒菜，不足助興，好在火色升旺，酒菜甚多，備辦五六樣，孝敬二位老師賞雪痛飲，豈非快事，文麟祇當冰如行時留話，沈煌又再三攔阻，不令入內，知想多備酒菜，顯他能幹，便未再攔，祇囑小心，莫被廚刀把手割破，沈煌笑諾走去，文麟獨坐雪崖寒松之下，縱目四望，見當地乃危崖中腰突出的一片平石，左右兩面，均是千尋絕壑，祇正面有數丈長一條斜坡，坡盡頭又變成一片削壁直落而下，陡滑異常，上面佈滿冰雪，休說尋常行走，看去都覺眼暈，再看右邊日前來路，更是危崖排空，仰望不能見頂，祇崖腰上，橫着一條石棧，最寬處不過二三尺，左邊乃冰如常時出外，所經之處，崖勢雖非壁立如削，有的前傾，有

的凹進，現出丈許寬的斜坡，外臨絕壑，稍爲失足，便直落千百丈，休想活命，看去形勢更險；方想這等險地，便那來路一段，如非那日天降大雪，不能辨物，又有冰如壯膽，拉了同行，貼崖而過，換在平時，便有人牽引照護，也必膽寒，絕難隨意通行。左面危崖，盡是高高下下的石凹，和凸出的奇石，更無道路可以通行，聽沈煌說，冰如每次由此往來，那是如何走法，越想越怪，祇顧尋思，不覺有了頓飯光景，忽然想起淑華，青年孀居，從小一齊長大，彼此愛好，祇爲人事無常，偶因父死任上，前往奔喪扶柩，一去數年，未通音信，表叔爲人勢利，強迫淑華嫁與沈家，淑華又是幽嫺貞靜，孝順父母，不敢違抗，有苦難言，嫁後婚姻，本非美滿，丈夫又復早死，明知自己對他癡情熱愛，祇可心心相印，限於禮教，見面都難，此時良友愛子，一同遠離，想必中懷悲苦，難受萬分，正自想起心酸，停杯浩嘆，忽聽身後有人說道，這血豆腐真香，我們回去，也做他幾十個，以備過年之用如何。另一女子答道，大哥真饒，我們雖是山居，百物皆備，爲何隔鍋香，見了人家飲食，都是好的，也不怕外人聽了笑話。文麟聰明機警，知道當地來往多是異人，外人足跡，平日不會走到，况在大雪封山之際，始而故作未聞，等聽到末兩句，來人好似要走，方始回顧，見身側不遠站定兩個少年男女，年紀均在二十左右，俱生得英姿颯爽，俊美非常，最奇是那麼寒冷的天氣，衣穿那麼單薄，男的前明儒

生打扮，還穿着一件薄棉袍，女的却是霧鬢風鬟，丰神絕代，身着一件黃羅衣，腰繫絲縵，足底白襪如霜，不染絲毫塵污水跡，越使人有翠袖單寒之感，心方奇怪，暗往左右兩崖偷覷，雪中並無足印，暗忖這兩人來時，我目光正朝對面注視，不必說左右兩面，雪深三數尺，又滑又陡，崖上石徑更仄，他是怎麼來的，念頭一轉，猛然觸動靈機，忙即起立，恭身讓坐道，雪山獨酌，苦乏知音，幸蒙高人降臨，山居清苦，雖無兼味，且喜薄酒猶溫，粗肴也是良友精製，味尚不惡，如不嫌棄，敬乞勿靳臨貺，俾得一奉杯觴，便領雅教，不知尊意如何，少年還未及答，少女一雙星眸，早注定在文麟身上，搶先接口答道，大哥，這位先生，雖然帶有三分頭巾氣，既在甘泉洞寄居，當非俗士，我們就擾他兩杯吧，文麟忙請二人坐下，又往裏面取了兩份杯筷，見沈煌雙手烏黑，正在洗手，準備切炒，也未告知，匆匆趕出，陪同坐下，請問姓名，少年答道，姓施，兄妹二人，家居近山寒萼谷，雪中遊山，無意經此，也未轉問文麟貴姓，便暢飲起來，文麟素來老成，心目中又有多年專愛之人，先對少女，祇初對面時看了一眼，底下便正襟危坐，祇朝少年一人問答，少年先甚沈默，答話甚少，一面淺斟低酌，一面和少女說笑，指點烟嵐，偶然回答幾句，神情頗淡，全不像初來佳賓對主之意，少女却是談笑風生，情意尤其感厚，對於文麟的家世，盤問得非常詳細，文麟爲了答話，少不得把頭拍

起，兩下日光不時相對，覺着少女明眸善睐，玉膚如雪，又穿着一身形似道裝的黃色羅衣，坐在堆滿積雪的山頭之上，吃雪光一回映，容華美豔，望若仙人，從所未睹，因多少年來，心頭上老深印着意中人的倩影，雖覺少女，丰神絕代，美若天仙，祇是心中驚奇，因恐男女不便，神態反更矜持，三人對飲了幾杯，文麟還未談到自己心意，忽想起沈煌尚在裏面，這等異人，如何不喚出相見，喊了兩聲煌兒未應，心疑是在廚下煮茶睡着，便請二人少候，自入茅蓬相喚，並取酒菜，一同出見，剛轉身走不幾步，微聞少女，低聲笑道，這人明是個書獃子，太師伯怎說得那麼好法，文麟心中一動，也未回顧，趕到蓬內一看，沈煌並未睡着，菜已備好四樣，似知外面有客，將手連搖示意，文麟將酒菜端出，款待來客，又將手按在嘴上，不令開口，文麟兩次要問，均被止住，料有原因，好生奇怪，祇得端菜走出，少年將酒菜幫同端過，放在桌上笑道，山居不便，周先生如此盛設，令人不安，改日駕臨寒舍，再謀一醉如何，文麟巴不得能與對方親近，開言大喜，少女笑道，荒居向無外客登門，大哥擅自邀客，也不怕世親見怪麼，少年笑道，二妹不必多慮，我決不會連累到你，娘若見怪，都有我呢，文麟聞言，心甚不安，忙道，伯父伯母名山高隱，自不願俗客登門，如有不便，明後日仍請施兄枉駕臨觀如何，少女見文麟面上，似有失望之容，笑道，家父母自由凝碧移居以來，除二三前輩

和四五同門好友，偶其往還而外，生客極少相見，但憑兄妹的朋友，有時先容，也蒙允許，並非一概而論，祇爲家兄素喜專斷，故意相戲，周先生不必介意，文麟因對方素昧平生，竟知自己姓周，心料冰如之友，再見男女二人，均是丰神儻儻，秀骨英姿，迥異恆流，談吐尤爲儒雅安詳，越斷定是山中隱居的異人奇士，文麟覺着有了進身之機，好生忻慰，彼此越談越投機，認定是冰如的好友，幾次想問，不知怎的，剛一開口，少年必拿話岔開，方想沈煌年幼喜事，既知有人在外，怎不出見，也許冰如事先囑咐，但是此子與我親如父子，即便受了乃師囑咐，斷無絲毫口風不露之理，再看方才相約同飲神情，也覺不似，其中必有原因，不一會施氏兄妹，推說出來時久，同起告辭，文麟留他不住，心想兩面絕壑無路可通，來路崖腰石棧上，積雪甚厚，方才雪中，並無足印，且看他如何走法，那知二人，從容起立，把手一舉，便緩步往對面斜坡下走去，文麟暗忖，斜坡長祇數丈，又滑又陡，底下便是百十丈高的危崖，走到盡頭，莫非也是這等走法，因那積雪深厚，惟恐滑墜，不敢向前，祇立崖口朝下注視，偏生那崖中間，有一山石往裏凹進，沿途又有好些雪堆，前半憑高下望，還見整人，等走下三分之一，便祇看到半截身子，出沒冰雪之中，兄妹二人還不時回手，向上招呼，及至過了中部，便祇見二人的鬢絲帽影，往來閃動，似在覓路下降，隱現無常，冰如曾說，下面危崖壁立如削，難

道還有別的途徑，可以繞行下去，心正尋思，忽聽沈煌低語道，老師，人已走遠，你看底下有什用處，文麟見沈煌暗中掩來，隨手指處一看，西南谷口樹林之中，有兩男女人影走動，定睛注視，正是施氏兄妹，這兩人都是一表相英美，丰神絕世，對面相看，已覺丰采清華，明艷無倫，這時遙望二人，踏着遍地瓊瑤，從容閑行於玉樹瓊林之間，又各穿着一身清麗絕俗的服裝，那一帶峯巒，又是靈秀非常，雪後高林，滿綴銀花，互相陪襯，越覺美景如仙，遠勝畫圖，心中叫絕，剛說真好，猛想起那條山谷，相隔有三四里，方才還見二人的鬚絲帽影，在離崖五六丈下微微閃動，怎會晃眼之間走出那遠，步履又是那麼從容，並未見其快走，莫非遇見仙人不成，心念才動，忽又想起祇顧注視二人去處，忘了觀查雪中有無脚印，連忙定睛尋覓，斜坡上積雪雖被風刮，存留不住，有厚有薄，除大小雪堆外，最少也有兩尺來厚，都是原樣，那有一點脚印，心疑天時太寒，凍成碎冰，用腳踏將上去一試，積雪虛浮，又鬆又脆，還未十分用力，便已踏陷了三寸來深一條雪痕，再看前面二人，已然轉入山谷之中，不見人影，轉問沈煌道，我昨日爲做幾首無題詩，心中煩悶，不曾出來走動，蓬前這大一片積雪，何人掃盡，你素來喜見異人奇士，今日爲何藏在裏面，等人去後，才走出來，好像事已前知，可是簡老師對你說的麼，沈煌笑道，煌兒如若前知，就奉師父之命，不敢明言，也必漏出一點口風，怎

會一字不提，事情真怪，我到現在，還不十分明白，不是老師提醒，我也忘了，這些天的大雪，差不多有三尺來厚，初下時，本來想掃出一片空地，師父說，雪還在下，隨掃隨積，夜裏一陣北風，立凍堅冰，憑你這氣力，決掃不動，留些坑窪。反到難看，全數掃去，你決無此能力，由他去罷，昨早雪住，我想打掃冰雪，費了好些氣力，才刮去了丈許方圓一片，正在爲難，師父做完功課，忽然走出，將我止住，隨到裏面，煉了一陣內功，打坐時，微開外面冰雪碎裂之聲，因正用功，也未留意，醒來，師父已走，留一紙條，上寫今夜必回，令我用功，別的未提一字，後來出外，見陽光甚好，晴日滿山，想請老師出來，暢飲幾杯，把娘手做的醃臘，煮上一些，再弄幾樣菜吃，先前不曾留心，後來想起，這大一片石崖，那麼厚的冰雪，怎會在一個早晨，全數去盡，心雖奇怪，還疑師父所爲，也未在意，方才那兩人來時，我正洗手取刀切菜，由窗口內望見，那兩人先在崖西林中出現，正要洗完手出喊老師觀看，就這回身取刀，想要洗手的，一會功夫，來人已到了崖上，竟未看出怎麼走上來的，正想暗中觀看，看清之後，再行走，忽見小窗外，有一毛臉閃動，過去一看，乃是一個，身披獸皮的小孩，和我差不多高，貌甚清秀，也分不出是男是女，隔窗悄聲說道，外面兩人，是爲看我來的，此時出去，不過見上一面，以後未必還會再來，你反正不肯拜他爲師，見否有什麼相干，這兩

兄妹，天性固執，又都好勝，不見到你，決不算完，最好暫時不要出去，等他和你周老師，談投了機，來往幾次，必有好處，也許你周老師，福緣遇合，由這兩人，引進到一位異人門下，也不枉他癡心癡意，隨同人山照護的恩德，我此來如被那兩人知道，必向師父告狀，還不免於受罰，因為你那好友狄龍子，感激你母子師徒，深恩大德，無以為報，偶聽師父說起你周老師，向道心堅，急於投師，一時間苦無遇合，自己暫時不能前來，師父又不許外人上門，再三求我設法，正好那兩人往見師父，商量要來看你，被我聽去，爲此前來通知你一聲，除你周老師外，簡師伯雖最疼愛後輩，我終怕他老人家，無心說出，害我吃苦，叫你隱瞞師父，你決不肯，不過說時，務必代我求告，說罷兒向他老人家叩頭，此次實是受一好友之託，無法推謝，并非多事，千萬代孺兒，隱瞞一點，他祇要肯點頭，便師父知道，也無妨了，我看那小孩，十分聰明靈巧，後窗外也是滿積冰雪的深溝，比前面還深，上下壁立，他爬在窗口，和我說話，竟不知怎麼走上來的，越看越怪，再三請他進來坐談，他偏不肯，後來我拉他，竟和飛鳥一樣，飛身一躍，便縱往相隔好幾丈的崖頂之上，一閃不見，因小孩年紀雖小，却有那大本領，又是龍子哥哥派來，所說定無虛假，故此不會走出，老師和那兩人，談得如何，文麟滿擬沈煌，奉有師命，聞言好生驚奇，於是便留了心，黃昏前，冰如回轉，文麟覲使，說起前

事，冰如祇說好好，微笑未答，後來沈煌等文麟走開，重又說起珊兒之言，並代求告，冰如把面色一沈道，珊兒真個大胆，他師父因他生具異稟，專一在外闖禍，常年鎖閉後洞，不令出來，竟敢私自逃出，真非處罰不可，沈煌因冰如，平日隨和，自己再肯屈功，更見不到一點疾聲厲色，當日竟然面有怒容，幼童天真，不知細底，因恐連累龍子，又覺珊兒可愛，已然受了人家重託，恐轉告乃師受責，不禁又驚又急，忙急跪求，說事關龍子，無論如何，也求恩師，饒他這一次，如被乃師知道，代他說上幾句好話，冰如見沈煌害怕情急，意似憐愛，拉起笑道，徒兒年幼天真，那知利害，雖然珊兒不過代人送信，並未做什壞事，但是此子，美慧絕倫，無如胆大包身，祇一背他師父，多大亂子，他也敢惹，他師父偏又功行未完，勤於修爲，無暇日常傳授教管，祇好將他暫時鎖禁，他天性好動，又不敢違背師命，偷偷出來，正在難耐，恰好日前，龍子奉命寄居他師父洞內，日常相見，自是投機，他前得師父憐愛，到處惹事，也曾連受重責，天生惡性，終改不掉，末一次，因他師父會說，祇敢私自離開，必將他打個半死，或是逐出門外，決無商量，此時，我曾在坐，也曾力主，非嚴管不可，他並不怕挨打，祇恐逐出師門，又不耐長期禁閉，見龍子爲人忠厚，意欲借此一行，試探乃師心意，知道祇我一人，能爲他講情，所以和你那轉說法，其實，他因生具惡根，天性凶殘，又狠又淘氣，

如非見你，是我門徒，有心結納，如在別處相見，祇發現你有點武功，定必盡情戲侮，決不放過，休看他託你求我，爲他隱瞞，彷彿胆小已極，可是他一回去，定必先自舉發，乘他師父，還有兩日靜坐，跪地待罪，以爲到時，我必往見乃師，請你求告，定必應允，稍爲說情，便可無事，幾面都做了好人，還不致有逐出師門之險，也許由此停了禁閉，均未可知，他那鬼心思，早已被我看透，事出無知，不能怪你，你又答應在先，我如不允，此子惡根，未經佛法化解以前，決不說他自家的平日行爲可恨，必怪你不肯爲他盡力，暫時見你在我門下，不敢妄動，大來一出山去，萬一狹路相逢，就不拿你當仇敵，也許百計爲難，作些惡劇，一不留心，便落在他的圈套之內，豈不惹厭，依我之見，不如就此照他師父那年，和我所說，再敢胆大妄爲，率性將他軟筋挑斷，使其無法行動，等他師父，功行圓滿，再用靈藥，爲他治愈，他雖要受十二年的氣悶，却可免却許多麻煩，省得害人，沈煊心實，故意如此說法，忙又拜倒，抱着冰如的腿，急得苦求道，好師父，弟子到不怕他怪我，即使日後相遇，我隨師父，所習本領，還許比他更高呢，祇是弟子，已然答應了他，他又靈巧可愛，小小年紀，如把腳筋抽去，多可憐呢，弟子情願隨了同去，向他師父求情，便代他挨一頓打，也所心甘，說時，文麟在旁，本來不敢多口，因見沈煊，急得已快流出淚來，不禁生憐，方想開口代求，猛瞥見冰如，

借着撫摸沈煌柔髮，微用手指後窗示意，話雖嚴厲，口角上微現笑容，忽然醒悟，這時，冰如師徒，都是側對後窗，窗洞既小，又在寒冬之夜，已然關閉，文麟背朝後窗，一經警覺，心疑有人在窗外窺探，假作取茶起身，到了桌前，試一回顧，這時，雪月交輝，月光正照紙窗之上，祇有窗右角，映有崖石陰影，先未覺異，再細一看，紙窗下面窗縫中，似有一線黑光閃動，崖角陰影上，也有一處毛茸茸的，微微蓬起，方看出那黑光，是人的眼睛，忽聽冰如笑喚道，凍這大半天，也夠受了，還不由窗外進來，鬼頭鬼腦作什，說罷，微聽窗外，低聲急呼，太師伯開恩恕罪，珊兒感激不盡，同時，紙窗開處，一條毛茸茸的小人影子，已縱將進來，匆匆回身，把窗關好，朝着冰如，撲地拜倒。沈煌才知師父，有意如此，驚喜交集之下，連忙起身回顧，見那珊兒，周身均是虎皮裹緊，看去簡直是隻小虎，祇露頭臉在外，人却生得唇紅齒白，清秀非常，尤其是語聲清越，宛如鸞鳳和鳴，十分娛耳，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眼，炯炯放光，英銳異常，冰如見珊兒，跪在地上，一言不發，好似怕極神氣，笑道，你不用裝腔作態，你那鬼心思，豈能瞞我，方才我回來時，早看出你隱伏窗外，本想叫破，因你過於奸滑，煌兒已然答應求情，你還不放心，仍就回來偷聽，準備他如照你所說來情，你便和他相交，否則，便把仇恨記下，遇機報復，是與不是，珊兒哭告道，太師伯平日，料事如神，珊兒怎敢如此

大胆放肆，本來弟子已走，祇爲路上，遇見司徒師叔家中寄居的那人；他最恨我，如彼發現，一向師父告發，我必受責，雖幸躲過，這一耽擱，不曾趕回，恰巧雷師叔，不知何故，來訪師父，正往洞前下降，我知他無事不來，恩師必被驚醒，一見珊兒，違命出洞，受責不怕，萬一逐出師門，如何是好，太師伯又要後日才得駕臨，如何還敢回去，嚇得無法，祇好仍就逃回此地，方才小師叔，留我不聽，如今又來尋他，不好意思，沒奈何，祇得藏在窗外，明知神目如電，萬瞞不過，再嫌珊兒以前淘氣，不許入門，豈不更糟，祇得忍凍忍餓，仍藏原處待命，想等口風稍轉，再行拜見，對於小師叔，漫說他這等關注，便不代弟子求情，他乃尊長，如何敢有記恨之心呢，文麟沈煌，見珊兒貌世靈慧，說話又極委婉中聽，看年紀，比沈煌還小，又有那好一身武功，俱都心生憐愛。沈煌更是年歲相仿，求友心甚，因文麟病後山居，地勢高寒，室中爐火溫暖，惟恐珊兒在外面凍了半日，驟進熱屋，傷風感冒，跪伏之處，又當火旁，忍不住走將過去，拉着珊兒膀臂笑道，師弟怎不把你這身虎皮脫去，傷風怎好，話才出口，珊兒面容驟變，彷彿觸電一般，忙將沈煌的手掙脫，跪向一旁，沈煌方自不解，忽聽冰如喝道，他這身虎皮，乃他師父特製，向不許脫，你怎如此冒失，隨對珊兒道，我看在煌兒身上，不特爲你說情，免受責罰，並還放你出洞，祇不許離開洞前十里方圓之內，更不許無故欺人，

否則非但你師父不容，我也非要你命不可，能答應麼，珊兒聞言淚下如雨，悲聲說道，弟子不敢虛言，此次珊兒出來，實是受了龍子哥哥的重託，說他每日想念太師伯等，三位恩人，無奈奉有師命，不敢離開，初來頭一夜，因見猛虎發威怒嘯，跟蹤追去，虎雖打死回來，第二天早上，却挨了一頓好打，由此不敢離開，再者，他所奉師命，也實無法遠出，爲此再三求告，珊兒開頭，一時冒失，答應之後，不能不算，主意打得好好，不料輕不上門的雷師叔，會在此時，來尋師父，因此不敢回去，仔細盤算，除却太師伯開恩，萬無生路，恭候在此，多蒙恩憐，允許弟子出洞，免受終日枯坐之苦，本來求之不得，無奈珊兒生具惡根，休說稍見不公不平之事，便是對方，神情強傲，也是容他不得，再被他說笑輕視，更非拚命不可，平日心凶手狠，等到事後悔恨，已自無及，萬一到時一個忍不住，故態復萌，豈不負了大恩，還受重罰，珊兒情甘苦熬這幾年，別的不想，祇求太師伯，講這一次人情，使珊兒能夠免罰，便感恩不盡了，冰如笑道，我常對你師父說，你祇一根惡骨化去，便成好人，事並不難，祇要一粒凝碧丹，再經你師，運用本身真氣，便可爲你化解，無奈他正勤於修爲，無此七日夜閑暇，那凝碧丹，現又十分難求，加上你這一身外衣，好些爲難，幸你良機遇合，此丹居然由我向一同道討來，別的難題也有法想，不過，這三年來，我雖覺出你，夙根深厚，稟賦更佳，但是性太凶殘，

還拿不定你將來如何，方才故意試你，居然志誠無欺，並能自知性惡，欲加強制，我既答應，似你這樣賦有戾氣的異人，如無十分把握，豈能隨便放出惹事，祇要心志堅定，能熬數日夜的痛苦，可拿我書信，往見你師，說我後日必到，爲你伐毛洗髓，化去孽報，你師父見我，一力承當，便不會再責罰你了，珊兒聞言大喜，連忙膝行幾步，抱住冰如的腿，方自喜極涕零，感恩稱謝，周沈二人在旁，見他好似喜出望外，語聲都帶抖顫，不知怎的，喜極忘形，忽然昂首長鳴，作了一聲虎嘯，當時這那茅蓬，均受震撼，震耳欲聾，不禁大驚，同時，一聲嘯能，好似自知莽撞失禮，也嚇了個面無人色，跪在地下，方說，珊兒該死，又發野性，忽聽遠遠厲聲怒吼，震得四山皆起回應，勢更猛惡，珊兒聞聲，好似常勝公雞，遇見對頭強敵，當時怒發，羽毛皆豎神氣，兩眼突睜，剛射出兩股凶光，似要起身，奔出尋鬥，又似心有顧忌，強忍怒火，重又跪伏低頭，不敢仰視，沈煌聽那嘯聲，洪厲而長，覺着奇怪，心想師父在此，多利害的東西也不怕，又見珊兒發怒暴起，忽又停止，好些異處，忙問師父，這是什麼野獸，弟子可否出去一看，冰如笑答，看看無妨，這東西雖然猛惡，我料他也不敢往這裏來，沈煌趕到茅蓬外面一看，當夜天色，十分晴美，月明星稀，晴空萬里，素魄流光，照得四山積雪，銀裝也似，祇是地勢高寒，冷得出奇，又由冷屋子裏出來，更覺難當，憑高四望，到處靜蕩蕩的，先

是什麼也看不見，因覺奇寒浸骨，冷得難受，正想回蓬，忽聽凍雀驚飛之聲，一羣寒鴉，正由西面崖凹之下，衝空飛鳴而起，往南方飛去，暗忖天氣如此寒冷，怎會還有雀鳥飛鳴，重又回身，朝那鴉起之處一看，大片滿積冰雪的寒林之中，忽有兩團極亮的藍光，由東而西，流星也似，似往崖前一帶馳來，定睛一看，乃是一條，似牛非牛，頭生獨角的野獸。料定方才厲嘯，便其所發，正想歸報，緊跟着，後面又追來了兩條小的，卻是因晴如電，藍光閃閃，因隔尚遠，雖看不真，照那飛馳縱躍之勢，必非常物，因那怪獸，大小三隻，形態威猛，又朝自己這面衝來，想起冰如方才之言，恐其料錯，這等猛獸，萬一衝上崖來，師父固然不怕，自己和周老師，決非其敵，一個照顧不到，固不免於受傷，就算師父，本領高強，以一敵三，也非容易，茅蓬又不堅固，被其衝破，大雪寒冬，何以棲身，心雖信賴冰如，因見怪獸，來勢太猛，不免有些胆怯，一面往前查看，忙喊師父快來，那怪獸來了，共是三條，話未說完，耳聽蓬內，又是一聲虎嘯，同時那三條怪獸，本是一聲不發，低頭朝前急竄，分兩路抄將過來，已然離崖不遠，至多不過兩里遠近，一聽虎嘯之聲，內中一條小的，剛厲聲怒吼，發威相應，第二條還未開口，吃大的回身一爪，打跌在旁，好似不令吼嘯，嚇得第二條小的，連忙閉口，竄向一旁，大的隨即立定，小的也不再進，在當地轉了一圈，忽然分頭跑開，隱向崖後，和左近樹林之中，不知去向，要知後文驚險新奇情節，請看下集分解。

